周禮詳解

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祝德麟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詳解卷二十一

宋 王昭禹 撰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 版音板

其體在下作而行之以有相乎上者胥也大胥于國子非教養之王者掌學事以相乎上而已故謂之胥以對小胥焉故謂之大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者大公卿大夫士之子其父兄有爵列于國也故謂之國子以其衆言之則謂之諸子以其教于學也則謂之學士其實一也版謂其名數之隷于版者也學士之版大胥掌之其已至者以此待之其不至者則以此致之由此觀之則先王之時國子之可以入學者

無不在所教也詩曰九周之士不顯亦世則待而致之者與有力也

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舍音釋采音菜

春入學舍采則以始入學禮先儒釋采焉禮有釋奠有釋菜殺牲以祭薦饌酌奠者釋奠之禮也蘋蘩芹茆之屬用之以薦誠者釋菜之禮也釋奠所以致其禮之盛釋菜所以昭其誠之至始入學所以昭其盛而已非致其味也故舍采無惡其薄也左傳所謂蘋蘩薀藻之菜可薦鬼神正謂是也合舞則春頌之時故也蓋春于五行為木木主貌舞則發揚蹈厲以動其形容故合舞必以春秋頒學則以春始入學未知其分藝之所宜至秋而後可知也于是分授以所學記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則士之所學各有所宜矣合聲則秋言之時故也蓋秋于五行為金金主言樂之聲以言為本故秋必合

聲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本于言可知矣

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比樂官展樂器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序宮中之事

會六代之樂而舞焉謂之六樂之會六樂之會其列衆其變繁易亂而難治故必正其舞位使左右有序先後有倫也以序出入舞者則其舞或出入其行綴各有序也樂記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彊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則舞之出入有如此者夫六樂之舞有文舞焉有武舞焉征誅揖遜之序盡于此矣其數則有司皆能陳之其義則有孔子三月而不知肉味者非窮神知化孰能究此哉則先王成人終始于此固其宜也此樂官必比叙其所教之人也展樂器謂展視其所

用之罷也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則名之使興舞也言祭祀之用樂則有不用樂者可知矣序宮中之事謂序王宮之中國子之宿衛而學道藝者春秋之所學各有其序如此大胥之所掌是也宮正言比宮中之衆寡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則大胥之序宮中之事者如此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觵古橫反特本亦作犆堵丁古反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凡以贊大胥而已有事則徵之有為則令之

徵則名之使來令則使之有為比者校序其多寡之數使之類聚而羣分黷其不敬者敬以直內致其隱敕焉慢期而不時至者則為不敬矣故黷之黷罰爵也黷之所以使中焉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怠則不勤慢則不敬故撻之撻所以恥之使達焉肆師誅其慢怠者則祭尚敬故以懲慢為先小胥撻其怠慢者則學尚勤故以懲怠為急祭言誅之政也學言撻之教也宮縣謂四面之縣以象宮室軒去其一則三面判又去其一則二面特縣則一面而已左傳所謂曲縣即軒縣也蓋軒縣去南面以避王不若宮縣之周圜故又謂之曲縣凡樂皆所以象其功德王之德無不周覆也故樂以宮縣諸侯雖有君道而不全也故軒縣而已軒又以明其已能衛上而固下也卿大夫之德半于君也故判縣士以特立為義故特縣此隆殺之辨也凡縣鍾磬半為堵全為肆者堵如宮墻之一者言合是以為宮也肆如牲體之全陳言全而後

可肆也乃若其數則鄭氏所謂鐘磬二八在一虡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其數之多寡蓋如此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紀之以三平之以六而成于十二此律呂所由作也以其述氣則謂之律以其如人之呂則謂之呂以其同于陽則謂之同六律陽聲也六同陰聲也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一陰一陽然後為道故陰陽之聲不可以不合易數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然則以律同合陰陽之聲

其亦如五行之相合與自形而下則陽尊而陰卑故
言律則先同自形而上則陰先而陽後故言陽則先
陰陽聲左旋故自黄鍾順而序之至于無射所以進
之也陰聲右轉故自大吕逆而序之至于夾鍾所以
退之也律起于黄鍾終于仲吕其長短有度其多寡
有數其輕重有權其廣狹有量而萬法之原理會于
是幽以達天地四時之理深有以通神示祖考之情
施于教治足以齊風俗用之戰伐足以審勝負而記
吉凶律之為用豈不大哉蓋律用十二所以象天位
八八為位所以象八風五下六上所以象陰陽之中
數上益下損所以象陰陽之消長其上左所以象日
月之必東損益必三所以體道之所成其相生所以
象父子其相繼所以象兄弟其相合所以象夫婦聖
人所以命其名者皆有至意存焉要在考之而已蓋
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子之氣方潛于黄鍾而復
焉黄言陰色之美鍾言陽氣之聚故命之以黄鍾入

乎坎者必出乎震否于否者必大于泰寅之氣方接乎震泰而泰出滯焉故命之以大蔟物至辰則潔齊其潔齊也非實體也且然而已故謂之姑洗陽至午則尚衰其尚衰也陰巳為主則賓之而已故謂之蕤賓陰至申而夷物刻制而有成則故謂之夷則陰至戌而盛陽至戌而不厭故謂之無射然陽盡變以造始故每律異名陰體常以效法故止于三鍾呂而已鍾者物所聚也呂者物之正也夘之氣夾于陽中而陰尚聚矣故謂之夾鍾未之氣闕　謂之應鍾氣至于巳則陰將萌矣萌則可以呂陽陽大而陰小故謂之小呂以其宣陽之中氣以發散萬物而使之相見故又謂之中呂酉之氣所以收斂南方發散之功而成之故謂之南呂丑之氣所以冠六同而首之故謂之大呂六律順而序之以生之序進之也六同逆而序之以成之序退之也以生之序進之則子之氣猶未離乎陰也故謂之黃鍾以成之序退之

則丑之功固已大矣故謂之大呂夾鍾亦謂之圜鍾
以春主規言之也函鍾亦謂之林鍾以夏物衆多而
言之也南呂亦謂之南事則以陰成陽之事而言之
也然六律又謂之六始以其始于陰之陰故也六呂
又謂之六同六間蓋呂言其體也間言其位也同言
其情也總而言之皆所以述陰陽之氣而已故皆謂
之十二律也太玄曰聲生于日律生于辰聲非十二
律不能發律非五聲不能節五聲非變不能盡故一
律之中莫不具五聲五聲之中有所謂五變五聲之
本生于黃鍾黃鍾為宮其宮九寸長則其數八十一
三分宮而去一下生徵其數五十四三分徵益一而
上生商其數七十二三分商去一而下生羽其數四十
八三分羽益一而上生角其數六十四多者濁少者
大清者細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徵之聲又清于角角
之聲又清于商其配則土火木金水也其象則君臣
民事物也蓋土位于中央有以宅物故為宮而為君

金行于南北之間而有以通物故為商而為臣木林之用有以觸物而制之故為角而為民火性無常名之則至故為徵而為事水之翕張因時而已故為羽而為物有物然後能生民有民然後有事有事然後立君有君然後有臣有臣然後生物物勝事事勝臣臣勝民民勝君此五行相生相勝自然之理也昔管仲論聽音之法而以負豕之駭者喻徵以馬之鳴野者喻羽以羊之離羣者喻商以雉之鳴木者喻角以牛之鳴窌喻宮若夷吾者善能知聲矣然散五聲而出之則各有所宜合五聲而總之則莫不互備方其各有所宜雖一身之理不能一之故肝聲角心聲徵脾聲宮肺聲商腎聲羽素問所謂五臟相音可以意識者是也方其莫不互備雖一身之中而五聲皆存故黄鍾主宮而或為徵角商羽大蔟主商而或為宮徵羽角古人所謂五聲之變不可勝窮者是也五聲必相雜然後成文故曰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律

同所以考五聲五聲所以成八音故言五聲而次之以八音八音八風之節也五聲屬乎五行八音屬乎八卦金鐘鏄也屬乎兊兊正秋也石磬也屬乎乾乾為天故也土塤也屬乎坤坤為地故也革鼓鼗也屬乎坎坎陽生于坎而將革陰故也絲琴瑟也屬乎離蠶與木同氣而資乎大火故也木柷敔也屬乎巽巽為木故也匏笙簧也屬乎艮艮為果蓏故也竹簫管也屬乎震震為蒼筤竹故也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革木以節之匏以宣之凡以贊之八音必宣布然後其聲發越故曰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竹匏木五聲八音雜比而後樂作焉然要其聲音之所自出皆本于十二律而十二律又無非黃鍾之所生也揚子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殆謂是也

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

以六律為之音興（虛應反）

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謂之頌風出于德性雅出于法度頌出于功業三者詩之體也有述其事而陳之謂之賦以其所類而況之謂之比以其所感發而比之謂之興三者詩之用也或曰六詩或曰六義即其章而言之則曰六詩即其理而言之則曰六義大師教之以樂章故曰六詩六德所謂中和祇庸孝友也中以本道之體其義達而為和其敬達而為祇能和能祇則庸德成焉庸以本道之用充其愛以為孝充其順以為友者六德之所成終始也君子之學詩豈徒誦其空言哉要之本于德而已蓋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一本于詩則誦詩三百不明其義雖多亦奚以為蓋六德本于性情所以主于中六律稽諸度數

所以正于外以六德為之本故雖變猶止乎禮義以六德六律為之音則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也言以六德為之本則知所謂音者末也言以六律為之音則知所謂本者性情也教六詩雖以六德為之本然非播之于音則聲無所發非和之以律則其音無所正先王教人終始于樂欲其兩得不倚一偏故也

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㮄大饗亦如之大射帥瞽而歌射節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凡國之瞽矇正焉拊音撫㮄音胤

先王作樂所以象成堂上之樂象神人之治堂下之樂象萬物之治登歌升歌清廟擊拊書曰擊石拊石

此堂上之樂也故曰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鼗則笙簫之屬朄小鼓也詩曰應朄縣鼓朄鼓之以引樂此堂下之樂也故曰下管播樂鼗奏鼓朄道以無所因而自然為之故升歌于堂上所以貴之也以有所待而使然為下故管播于堂下所以卑之也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堂上之樂而曰百獸率舞者此言舜功德之敏樂之形容有所不逮也方象神人之治而百獸已率舞矣大饗亦如之所以敬諸侯亦如祭祀之禮也大射則擇士而助祭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大師則師瞽而歌之也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則預使知之有所戒也蓋一體之盈虛通于天地應于物類故聽之以同律而必得其詳焉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始謂是與然則次律而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强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亦各緣五行

之類而求之也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
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古之人所以望敵而知吉凶
先事而知勝負者用此術也然王者之師以仁伐不
仁以義伐不義以救無辜以誅有罪有所不出出無
不勝而猶聽軍聲而詔吉凶者蓋兵凶戰危事聖
人不敢輕也死則陳儀物于庭序以與觀者欽則謂
之廞以考列其德行而誄之以言則謂之諡于大喪
之廞則帥瞽而作匶諡以瞽掌樂王德成于樂諡則
成德之名凡國之瞽矇正焉
以瞽矇皆屬于大師故也

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大祭祀登歌擊拊下
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大喪與廞凡小祭祀小樂
事鼓朄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 塤虛袁反 與音預

鼓大鼓也所以作樂鼗小鼓也所以導樂柷以合樂深尺有八寸方二尺有四寸尺有八寸二九之數也二尺四寸三八之數也樂由陽來三勝二九勝八此樂之所以作也故合樂則以敔敔以止樂其背則有二十七鉏鋙三九之數其櫟則長一尺陰十之數也樂以陰止陽三九而陰十勝之此樂之所以止也故止樂則以敔塤燒土為之內虛銳上火也平底六孔水也陰陽之和聲也簫編竹為之其長尺有四寸二七之數也大者二十四管三八之數也小者十六管二八之數也其形則象鳳翼其聲則象鳳鳴篴長二尺有四寸三八木之數也其孔有六水數也管如篴而小併而吹之也弦琴瑟也琴瑟皆入乎罷而覺乎道琴長三尺六寸有六分以象周天三百六十六度也其廣六寸以象六合其弦有七以象七星也瑟長八尺有一寸九九之數也其廣一尺有八寸二九之數也二十七絃三九之數也雖琴之類而絃多于

琴故其字從八以言絲之分也其音不若琴聲之為大故其字從戈以言音之細也歌人聲也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此九者小師掌之以教瞽矇也鼗塤管簫堂下之樂也絃歌堂上之樂也柷敔上下各有之以樂不可無作止之節故也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戛擊柷敔也此用之于堂上也又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此用之于堂下也大師言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則登歌者瞽矇也擊拊者小師也大師則令奏之而已下管擊應鼓應鼓應鼙也大射云應鼙在其東則應鼙為朄鼓之和朄鼓為應鼙之引朄必有應應必有朄互相備也大師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小師相之而已徹歌則有司徹而歌雍也大師大祭祀令奏鼓朄故小師小祭祀鼓朄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則六樂之作也其先後曲直則有節而小大清濁相應而不相陵則和矣國語曰聲應相保曰和又曰大昭小

鳴和之道也又曰細抑大陵非和也則
小師掌六樂聲音之和者蓋亦如此

瞽矇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
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　奠音定繫戶計反

先王作樂必用瞽者以其聽之審因其材而任焉雖
疾不廢也矇非無目有蒙之者瞽下其目以聽為上
矇左其目以聽為右惟壹于聽故皆可使作樂焉國
語曰瞽矇修聲此也掌播鼗柷敔塤簫管絃歌諷蓋
小師教之而瞽矇播之也播者發揚而見于聲音也
諷謂諷諫之詞瞽矇既掌歌又掌諷諫也世奠繫當
從古書為世帝係誦詩世帝係者瞽矇掌誦詩及世
帝係詩六詩也世世帝係古書有謂之帝係者國語曰
教之世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則世帝蓋古帝王之
書名也誦詩則以知民風之厚薄誦世帝係則以知

前世之興衰小史奠係世則定其係世而已非誦之也鼓琴瑟者誦詩與世帝係也則鼓琴瑟以合而和之也九德之歌六府三事也六詩之歌賦比興風雅頌也既歌九德六詩之歌書曰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則以九功之德皆可歌大師教六詩六律為之首則瞽矇特歌以人聲非以律也以役大師瞽矇之職取正于大師故也

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掌大師之縣凡樂事相瞽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賓射皆奏其鐘鼓鼜愷獻亦如之相息亮反鼜音慼

眡之明謂之瞭瞽矇無所見焉故設三百人以扶工謂之眡瞭而因使掌樂故曰掌凡樂事瞽矇掌播鼗

而眡瞭亦播鼗者鼗以導樂所用者衆故也然二者皆受教于小師故小師曰掌教鼗鼓磬在東方曰笙東生長之方故也磬在西方曰頌西成功之方故也掌大師之縣者為大師縣樂縣也凡樂事相瞽者瞽無相倀倀然其何之哉眡瞭之設正謂是也大喪廞樂器則陳樂器于庭序也大旅有大故而祭亦陳樂器而不作故亦如之賓射王與諸侯射奏鐘鼓以為之節也鼜及愷獻亦眡瞭奏鐘鼓故亦如之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凡聲高聲䃂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韽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凡

和樂亦如之 硍胡本反陂彼義反韽於瞻反又音闇窄側百反弇音掩甄音震齊才計反

六律六同雜比而和之則小大清濁皆得其和矣取其中聲焉以為樂範則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不可以不辨也天地四方各有陰陽之聲是為十二聲能辨十二聲則雜比而和者皆知其所自焉則凡樂範其度之長短其數之多寡其齊之所制其量之所容者可以由此而揆度之矣凡聲生于形形異則聲異高則皀氏所謂鍾小而長也小而長則其形高其聲上藏衮然如裹則其發也舒故曰高聲硍下則皀氏所謂鍾大而短也大而短則其形下其聲發散疾而短聞故曰下聲肆正則上下直其形不高不下而適于正則其聲緩而不速故曰正聲緩陂謂鍾形偏侈也則其聲散而不斂故曰陂聲散險謂鍾聲偏弇也則其聲斂而不散故曰險聲斂達謂鍾形微大也則其聲贏而有餘故曰達聲贏微謂鍾形微小也則其聲

韽小而不成故曰微聲韽回謂鐘形微圜也則其聲
淫衍而無鴻殺故曰回聲衍侈謂鐘形過大也則其
聲迫筰而出疾故曰侈聲筰弇謂中央寬而口狹則
其聲鬱而不發故曰弇聲鬱薄謂鐘形適薄也則其
聲動掉而甄故曰薄聲甄厚謂鐘形過厚也則其
聲如石而不振故曰厚聲石夫天陽也地陰也東南
方陽也西北方陰也然陰陽之中復有陰陽焉故高
聲硍天之陽也正聲緩天之陰也下聲肆地之陰也
陂聲散地之陽也險聲斂東方之陰也達聲贏東方
之陽也微聲韽西方之陰也回聲衍西方之陽也侈
聲筰南方之陽也弇聲鬱南方之陰也薄聲甄北方
之陰也厚聲石北方之陽也凡為樂器皆以此十有
二聲為之齊量而取中聲焉故其聲之病者得以審
而去之凡播于樂器者無非和聲矣數者一二三四
之所起也度者分寸尺丈之所總也餘見新傳數度
取之十有二律齊量取之十有二聲此樂器之形聲

所以無過不及而皆得其中和焉非特為樂虡如此凡和樂虡亦以是焉故曰凡和樂亦如之然則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而已而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者蓋樂之妙固藏于無形之表而視之不可見也寂于無聲之希而聽之不可聞也古之人散表之樸以為六律六同之器闡希之妙以為六陰六陽之聲其長短則有度其多寡則有數其輕重則有齊其廣狹則有量而樂之原畢會于此典同則掌其聲以作樂而欲其數度齊量之不亂也故詳有及于天地四方之位大師則用其聲以施于樂故合十有二聲欲其高下清濁之克諧其合之也則兩之以陰陽而已此其言之詳畧所以不同

與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教縵樂燕樂之鐘磬凡祭祀奏

縵樂縵莫半反

教擊磬擊編鐘皆教眡瞭也言擊磬則凡磬皆擊之言擊編鐘則特縣之鐘而已蓋鐘有編有不編者編鐘與磬同故使磬師教擊之鐘之不編則鐘師所自擊也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然則縵者雜聲之和樂也比朝祭為慢故謂之縵樂祭祀奏縵樂則備樂故也燕樂謂房中之樂關雎鵲巢也以其事本于婦人以風喻君子乃燕間之事故曰燕樂縵樂燕樂皆奏鐘磬為節磬師則教之而已

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凡祭祀饗食奏燕樂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掌鼜

鼓縵樂齊側皆反祴古哀反鶩五羔反

鼓人曰以晉鼓鼓金奏則此所謂金奏蓋擊金以為奏樂之節也名官曰鐘師則其樂雖用鼓而以金為主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鐘師擊鐘而兼言鼓者鐘鼓相為用也夏之為言大也文明也樂歌之大而文明者有九王夏則所謂王出入則奏王夏是也肆夏則尸出入奏肆夏是也昭夏則牲出入奏昭夏是也納夏章夏齊夏族夏于文無所見而杜子春云四方賓來乃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理或然也祴或作陔通用也鄉飲酒鄉射燕射大射賓醉將出皆云奏陔則陔者陔切之使不失禮也曰祴亦有戒意大射禮公入奏鶩夏則諸侯射于四郊自外而入所奏也比九夏惟王夏王得奏之自肆夏以下雖諸侯亦得用故燕禮奏肆夏若大夫之奏肆夏則僭禮也故郊特牲云大夫之奏肆夏

由趙文子始所以識之也凡祭祀享食奏燕樂以鐘
鼓奏之也大師大射帥瞽而歌射節鐘師又云奏騶
虞貍首采蘋采蘩盖奏者鐘鼓也歌者人聲也或歌或
奏則其節成矣主射節者樂師也故鐘師不言節掌
鼙鼓縵樂者凡官主擊鼙於磬師
奏縵樂則鐘師擊鼙以和之也

笙師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教祴樂
凡祭祀饗射共其鐘笙之樂燕樂亦如之大喪廞其樂
器及葬奉而藏之大旅則陳之龡昌垂反竽音于牘大録反

掌教吹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而獨以笙師名
官者盖東方之樂有始事之意故以名官也竽三十
六簧水數也長四尺二寸水火合數也火應而水往
為竽笙匏為之包竹緫而直象物生也籥三孔主中

聲而上下之也箎下有七孔上有一孔曰翹是為不
齊矣舂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為之其端有兩孔
髤畫以兩手築地舂取聲焉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
椎雅狀如漆筩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自竽至管皆
以氣吹之故曰吹舂牘應雅皆築地以為樂節故曰
舂也小師掌教塤簫管而笙師又教吹塤簫管則小
師之教或教以樂節而未必教之吹教吹則事又詳
于小師矣竽也笙也塤也籥也箎也篴也管也皆樂
之所用而舂牘應雅三者特用于教誡樂以為行節
而巳蓋賓醉而出奏祴夏故此三者皆舂以築地使
賓行不失禮也鐘笙之樂
鄭氏謂鐘聲相應之笙也
鎛師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
如之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

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鎛小鐘也國語曰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鐘鳴其細也鎛師掌金奏之鼓謂之鎛師者舉小以見大故也與典律同謂之典同守廟祧謂之守祧同意鼓人云以晉鼓鼓金奏掌金奏之鼓則以鼓晉鼓為事也軍大獻鼓其愷樂則亦以晉鼓鼓之與鼓愷樂掌于鎛師者鎛師掌金奏之鼓其所掌樂以金為主軍以鼓進以金止既勝矣欲戢兵之意所以為夜戒也夜戒之鼓有三故曰三鼜司馬法云昏鼓四通為大鼜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眗所謂三鼜皆鼓之者此也守鼜則備守鼓也夜亦三鼓之故曰

亦如之

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

韎師旄人鞮鞻氏皆掌夷樂而命名不同者韎言其所服旄言其所執鞻言其所履明堂位曰韎東夷之樂韎赤韎也作其樂舞因使服其服從其宜也師其屬而舞之則韎師之屬舞者十六人也祭祀饗燕用夷樂焉則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服而役之得其懽心使鼓舞焉以承祭祀其饗燕君子之所樂也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記曰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師教之舞而有旄舞然則旄乃犛牛之尾舞者所執以舞也四夷之民有執旄以舞者先王因立官以教焉故有旄人之職其官以下士四人為之其舞者則至于衆寡無數矣散樂野人之為樂者旄人則掌教之舞師凡野舞則皆教之則此所謂散樂也夷樂四夷之樂鞮

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鎛小鐘也國語曰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鐘鳴其細也鎛師掌金奏之鼓謂之鎛師者舉小以見大故也與典律同謂之典同守廟祧謂之守祧同意鼓人云以晉鼓鼓金奏掌金奏之鼓則以鼓晉鼓為事也軍大獻鼓其愷樂則亦以晉鼓鼓之與鼓愷樂掌于鎛師者鎛師掌金奏之鼓其所掌樂以金為主軍以鼓進以金止既勝矣欲戢兵之意所以為夜戒也夜戒之鼓有三故曰三鼜司馬法云昏鼓四通為大鼜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昫所謂三鼜皆鼓之者此也守鼜則備守鼓也夜亦三鼓之故曰亦如之

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

韎師旄人鞮鞻氏皆掌夷樂而命名不同者韎言其所服旄言其所執鞻言其所履明堂位曰韎東夷之樂韎赤帝也作其樂舞因使服其服從其宜也帥其屬而舞之則韎師之屬舞者十六人也祭祀饗燕用夷樂焉則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服而役之得其懽心使鼓舞焉以承祭祀其饗燕君子之所樂也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記曰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師教之舞而有旄舞然則旄乃氂牛之尾舞者所執以舞也四夷之民有執旄以舞者先王因立官以教焉故有旄人之職其官以下士四人為之其舞者則至于衆寡無數矣散樂野人之為樂者旄人則掌教之舞師凡野舞則皆教之則此所謂散樂也夷樂四夷之樂鞮

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旄人教夷樂之舞而已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龡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籥以竹為之故字從竹籥二孔主鐘聲而上下之律呂于是乎生故從三口律度量衡所出冊所書集于此籥所不能述冊亦不能記也故從亼從冊音黄帝命伶倫取竹之嶰谷厚約者斷兩節之間而吹之以為黄鍾之宫制十二筩黄鍾之宫自此而生則籥為律呂之本也量所謂籥不過一籥之實而已故字通用龠籥師主教國子舞羽吹籥故以籥師名官羽舞文舞也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翟則羽也籥主聲聲静而可聞宜濟之以動則無隱伏而發翟主容容動而可見宜濟之以静則無陵暴而過節左者動作之

地故執籥以左右者伏靜之地故秉翟以右然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者何也蓋武奮疾而動春夏王而主動文優游而靜秋冬陰而主靜亦各從其類也國子學以從政宜以文為先故籥師教以舞羽吹籥為主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者舞者蹈厲有節不可外其教國子舞羽吹籥又鼓之以為之節焉故也餘見傳

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歈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歈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歈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豳彼貧反中音仲樂音洛

教國子吹籥故名官以籥師吹籥以為詩章故名官以籥章所謂吹豳詩吹豳雅吹豳頌是皆吹籥以為

詩章也餘見新經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成歲乃陰陽之進退時行之消息雖天有所不能違而人事何與焉而先王有逆暑迎寒之禮者蓋陰陽有不由其道則不能無愆伏之變而財成輔相之事實有俟于聖人也蓋聖人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則其所以財成輔相之者固有道矣天之大道在陰陽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則在人之事庸詎知其非天耶然陽來而為復其往也為知險則氣至而為主陰出而為姤其歲也為知阻則氣至而為客于暑言逆主之也于寒言迎客之也故逆之字從屰為之主者自外至非其主者内出而逆之也故臣為主逆女謂之逆春秋公自逆女亦謂之逆凡言逆皆尊之也迎之字從卬卬者我也我者主也以我為主自内出而遘之其勢順也故迎客謂之迎迎婦謂之迎凡言迎皆卑之也豳詩七月也蓋以其詩所言如授衣鑿冰之屬皆言寒暑以戒事故也祈年者

祈豐年也觀詩之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而豐年秋冬之報則豐年雖本于天時而所以順而祈之者亦成乎人事也田祖禮記所謂先嗇田畯禮記所謂司嗇先嗇神農也以其始教天下耕稼故祈之司嗇則以其生有功于田畮本始民事施于有政者故吹豳雅擊土鼓以樂之老物則老子所謂物壯則老也若物于歲功之成復本反始故吹豳頌擊土鼓以息之夫說乎兊勞乎坎者天勞之也歲十二月為蜡以息之者人勞之也然則萬物之作息雖本于天時而亦成乎人事矣豳雅豳頌謂之雅頌則非七月之詩也先儒以七月之詩分風雅頌之三體是一詩而三用之矣非也然逆暑迎寒先言擊土鼓而祈年祭蜡則先言吹雅頌者蓋逆暑迎寒者名其氣之和也聲和則氣和故先言擊土鼓以聲為主也祈則以言通其意蜡則美其成功故先言雅頌以詞為主也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龡而歌之燕亦如之

鞮鞻者四夷樂人所履之屨也革而適我所履者為是焉故名官以鞮鞻氏四夷之樂則以其樂舞而言之也聲歌則以其所吹倡歌而言之也祭祀于燕則吹其聲而倡其歌以明得其懽心而鼓舞詠歌向風承化以服吾中國之役也如是則際天所覆莫不承服薄海內外莫不臣妾蠻夷猾夏非所患矣明堂位曰韎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于大廟言廣魯于天下也以一侯國之微尚且納夷蠻之樂以自廣焉又況有天下之大者乎

周禮詳解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詳解卷二十二

宋 王昭禹 撰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饗食賓射亦如之大喪廞筍虡

典庸器而掌藏樂器則樂之作也凡以象民功而筍虡則象業故也筍虡所以縣鐘磬之屬也横曰筍植曰虡筍上設板謂之業蓋聚衆飾焉而措之虡上則以象業也業陳于上然後作樂乎下未有無其業而作樂者也而王業以民功為主故其所掌也如此陳庸器者蓋非以道勝淫不能伐而俘之非以德服天

下不能傳而守之祭祀饗食賓射皆出而陳之示為先者能得而傳之以為榮為之後者能守其傳以為善也

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樂有文舞有武舞揖讓征誅之義盡此矣文舞則籥師教之武舞則司干掌之夫羽舞干舞皆樂師以教國子矣籥師于羽舞又教之至于司干則特掌舞器而已則先王之于文事尤致其詳也然文舞有羽籥而名官則以籥武舞有干戈而名官則以干蓋文則優游而静籥則其聲静而可聞也干則以有扞而自衛而武事以扞敵自衛為先故也名官之義各有攸趣

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

大卜以下大夫為之而其官屬為甚衆蓋先王重其事故也卜之字從丨從一卜之所通非特數也致一所以卜也夫木之有火明矣不致一以鑽之則不出龜亦何以異此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蓍者陽中之陰也故植而後知數龜者陰中之陽也故動而知象先王成天下之亹亹定天下之吉凶莫大乎蓍龜而名官謂曰大卜者以龜為主也左傳所謂蓍短龜長不如從長者是也掌三兆之法者皆以火灼龜其象可占謂之兆三兆先儒以為其象似玉瓦原之璺罅是也玉兆陽也瓦兆陰也原兆陰陽之半也陽精之純者玉也兆之象色如玉故以為玉兆陰物之陶者瓦也兆之象色如瓦故以為瓦兆

爾雅曰高平曰原左傳曰原田每每則原于城為中
是陰陽之半也兆之象色如原故以為原兆其兆不
同與所命之名亦異焉經常也其經兆之體則龜常
兆之故也三兆之體皆百有二十頌謂繇也乃占兆
之書常兆之體百有二十每
體十繇故頌皆千有二百

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
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龜動物也占其象著植物也占其數象之所造為精
而數之所索者為粗故以三兆之法為先而三易之
法次之夏曰連山言如山之出納氣相連而不絕也
商曰歸藏言萬物歸而藏乎其中也周曰易者言其體
出于無體其用出于無用變易而未始有窮也夏得
人統連山以艮為首而交乎寅故也商得地統歸藏

以坤為首地主藏故也周得天統周易以乾為首而乾主變故也夫開物成務以冒天下之道者易也則易之道未嘗不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易也則易之用未嘗不殊以未嘗不一之道而求于未嘗不殊之用此所以隨時制名而有三易之法也其實則一而已其經卦皆八則易八卦是也其別皆六十有四易六十四卦是也

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

夢之字從瞢從夕向陰而夢則有夢也又或從瞢從狀從㝱從一穴之下狀之上若反一也然方向陰而夢有妄見焉夫形接為事神遇為夢神凝者想夢自消則聖人宜若無夢也然聖人方其涉世而為徒于

人夢亦不能無也故高宗夢得說文王夢臧丈人武王夢帝予九齡孔子之夢周公則晝想夕夢雖聖人亦不能免也然夢者精神之運也人之精神往來常與陰陽流通而禍福吉凶皆通于天地應于物類則由其夢以占之固無所逃矣周官所以有占夢之官而大卜掌三夢之法蓋謂是矣三夢之道法雖不可考然三者不過乎精神之所交感而已一曰致夢者致者有所使而至也蓋道則不可致命則莫之致致則出于思慮之間而已然則致夢者非出于自至也二曰觭夢者角一倚一仰為觭人之晝俯仰于事為之間夜則感而成夢雖非出于思慮而至亦有所因也三曰咸陟者以心感物為感無心感物為咸咸則以虛受物因時乘理無所偏係陟之為言升也升則無所拘滯焉則其夢非干于思慮非因于事為一出于自然而已謂之咸陟義蓋如此三者之夢雖或不同然皆精神之所交感故以經運占之經則占夢所

謂歲時日月星辰是也運則歲時日月星辰之運也經以占其常運以占其變先王占夢之法亦緣人情以考吉凶而已曷嘗區區以狥乎哉彼幽王廢本逐末乃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宜乎詩人之所刺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

所作謂之事邦事者凡邦之事也夫時運無窮事變亦不一得失成敗之不同是非可否之不決古之作事者不憚一己之思慮明則謀之人幽則謀之鬼謀之人所以盡其智謀之鬼所以盡其神其所以作龜而命事者有八焉征謂小行役征討之事而命龜也象謂卜天象變動而命龜也與謂與人共事卜其得失也謀謂圖事于人卜其信否也果謂有為而卜其果否也至謂有行而卜其至與否也雨謂卜時之雨

與不雨也瘳謂卜疾之瘳與不瘳也凡此八者于卜也皆以辭命龜大卜則作其命龜之詞而已故曰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也征事大起衆故一曰征征人事之大也象天事之大也天道遠人道邇由邇以及遠故二曰象與則人事之次不及征與象之大故三曰與有所與宜慎甚于有所謀故四曰謀謀者指事而圖之宜先于果與至蓋果既有為也卜其果而已至既有行也卜其至而已故五曰果六曰至雨則天事之小故七曰雨瘳不及衆私憂而已故八曰瘳

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

吉凶之變休戚之情見于蓍龜動于四體見于蓍龜故取于朽骨之象枯莖之數動于四體故取于精神

之寓魂氣之交則龜著夢三者未嘗不相須以為用焉洪範大疑謀及卜筮而眡其從違以斷吉凶而武王曰朕夢協朕卜戎商必克大卜以八命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則亦以龜著夢合而占也八命者邦事之八命也以邦事卜之龜故用三兆之法以占之以邦事筮之著故用三易之法以占之以邦事考之夢故用三夢之法以占之作八命非特占之于龜亦驗之于筮協之于夢而後已故有贊其占者焉蓋以三兆三易三夢為正以言詞之命贊而已如是則國家之吉凶可以前知凶則詔王正厥事以救之也所謂救正之者修政以救凶災也蓋吉凶之變雖出乎天而以其所以感召之者實自乎人知凶而修政以救之則可以轉禍而為福矣古之人固有以君人之言三而致熒惑之退舍孰謂救正之不可為與

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大祭祀則眡高

命龜凡小事涖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陳龜凡喪事命龜

貞之字從卜從貝吉凶以貞勝者也從卜從貝則以言利貞也大貞謂大事卜于龜而以正之也立君以定繼嗣天下之本也大封以命諸侯一國之本也無為人事之大非可苟故也作龜謂以火灼之作其兆也大祭祀所以事神也命龜以所卜之事也大遷謂遷國也大師謂征伐之大者也貞龜謂以象正定吉凶作龜命龜皆眡龜者則以龜天產其兆象天事也眡高謂眡龜骨高可灼處作之命之也凡小事涖卜者蓋大事大宗伯涖卜矣故宗伯之職事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大卜早于宗伯故凡卜事涖卜旅謂卜旅祭也其事輕于大祭祀特陳龜而已凡喪事用龜重喪禮故與大祭祀命龜同然則士喪

禮有筮宅卜日天子卜葬兆之類亦大卜以事告龜也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

卜師以上士四人為之所以教卜官之屬而贊大卜也開龜之四兆謂開出其占兆之書也其經兆之體百有二十今此有四兆則分之而為四部也先儒謂若易之二篇金縢開籥見書是也然其書則不可得而考矣凡卜事眡高則以龜天産其兆象天事也大卜尊于卜師故國大貞大祭祀則眡高卜師卑于大卜故凡小事眡高以尊者其事畧而卑者其事繁也揚火以作龜致其墨者揚如火烈具具揚之揚謂揚其

火也揚其火爇灼之以明其兆墨謂兆廣之大小也龜有上下左右陰陽之不同將卜則不可以不辨也上謂仰也下謂俯也左左倪也右右倪也陰後弇也陽前弇也卜師辨之以授命龜者謂授大卜也詔謂告以言相謂贊其事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

夫龜所以卜不預修焉則無以共卜事故先王立龜人之官取龜則用秋時攻龜則用春時所以預備而待之也六龜則天地四方之屬也名所以命之物所以色之以龜之類不一也爾雅曰俯者靈仰者繹前

弇果後弇獵左倪不類右倪不若天龜曰靈屬則爾
雅所謂俯者靈是也蓋其形如天下俯而向地天神
而地靈下俯向地則神降而為靈故曰天龜曰靈屬
地龜曰繹屬則爾雅所謂仰者繹是也蓋其形如地
上仰而向天天造始而地續終繹則有續終之義故
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則爾雅所謂前弇果是也
以其形前長而弇則有進取之意東陽作而生故曰
果西龜曰雷屬則爾雅所謂左倪不類是也以其形
左倪則左有餘而向乎陽雷陽物以陰而成陽也故
曰雷南龜曰獵屬則爾雅所謂後弇獵是也以其形
後弇則後長而其行獵地南相見于有事之地故曰
獵北龜曰若屬則爾雅所謂右倪不若是也以其形
右倪則右有餘而向乎陰陰為柔順故曰若西龜曰
雷屬而爾雅言左倪不類者蓋西陰之所而左為陽
方陽寡而陰衆圍之相薄而成雷是以陰而成陽也
故龜人于左倪之西龜則命之雷屬爾雅言不類乃

所以甚言其類也以西龜為陰方今反左倪而向陽故言其甚類于陽也以北觀之則北龜曰若屬而爾雅曰右倪不若亦所以甚言其若也與詩言不顯乃所以言其顯同意先儒謂東龜南龜長前後在陽象經也西龜北龜長左右在陰象緯也天龜俯地龜仰東龜前南龜卻西龜左北龜右其說是也各以方之色與其體辨之者蓋天玄地黃東青西白南赤北黑其方之色也天俯地仰東前南卻西左北右此其龜之體也先辨體色然後可以用之

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於龜室上春釁龜祭祀先卜若有祭祀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

取龜用秋時者以陰中也攻龜用春時者以陽中也凡物以陽熙以陰凝取龜于陰中欲其凝而堅攻龜于陽中欲其熙而鮮物至秋而成實用是時以取之則不夭矣物至春而甲拆用是時以攻之則不耗矣各以其物入于龜室則六龜各有室也祭祀先卜則祭祀始用卜者夫耕則祭先嗇馬則祭先牧食則祭先飯不忘本也況卜者以吉凶前民用安可忘之乎祭祀先卜所以仁之也天言祀地言祭先卜兼言祭祀者蓋天神地明而不測卜能通之在所尊焉天地之道也

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龡其焌契以授卜師遂役之 燋音爵

菙荆木也灼龜用荆猶㨗之類以下士二人共其事故名官以菙氏燋即莊子所謂爝火之爝蓋灼龜之

木也契即詩所謂爰契我龜之契蓋開龜之鑿也卜則用燋以灼龜鑿以開龜菙人則共之以待事也故曰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必以明火者明火謂以陽遂取火于日取其潔而明之至也蓋火生于木緣物以為氣古之人或取于榆柳或取棗杏或取槐檀或取桑柘隨所取而得之非不明也然非明之至非不潔也然非潔之至惟日為陽精之純取于陽精則為至明陰精之純則為至潔惟致其明潔之至然後可以鑽精倚神相知休咎則明火之用不為小補矣爇燒也用所取之明火以燒灼龜之木故曰以明火爇燋契之鋭頭謂之焌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蓋以契之鋭頭火而吹之其頭若戈鐏焉故曰遂吹其焌契焌契既燃乃授卜師以卜師揚火作龜以致其墨焉菙氏因而贊相其事為卜師之所役也

占人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眡

吉凶
易曰以卜筮者尚其占蓋占事知來以視兆吉凶則謂之占人占之字從口者占必有言占人占龜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故豈徒占之哉必析之以言也書言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者謂是也然言無當必如所占而已故從口不從言占非特卜也而尚卜焉八筮知數而已卜之所通非特數也故從卜蓋以龜為主也故占人亦先言掌占龜然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以眡吉凶則龜筮合而占焉筮有八故龜有八命命言所以令龜故言所以令筮或言故或言命相備也八筮則八故之筮八頌則八命之頌八卦則八筮之卦由此而推之則占人雖以占龜為主亦合筮而占焉兩眡其從違以斷吉凶也

凡卜簭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凡卜簭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

卜以龜筮以著占體占色占墨占坼皆占龜而曰凡卜筮則筮亦占體故也詩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筮占體于此見矣君占體謂占其體兆之吉凶言體則色墨坼皆備如四體之體矣大夫占色則色有善否史占墨則墨有貞明卜人占坼則坼有大小卜之事龜坼而後墨墨見而後色著色著而後體備卜人先占坼史占墨次之大夫占色又次之衆占備焉而後君占體以斷吉凶事之序也先言君占體則以尊卑之序言之周官之法如此而玉藻乃謂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者周官之言尊卑之序也玉藻所記先後之序也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謂禮神之幣也比其命謂書其命龜筮之詞而比之歲終則

計其占之中否則以考官箴之得失而進退其人故也既廩稱事將使能者勸不能者勉此所以馭卜筮之官與

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上春相簭凡國事共簭

易以卦言筮以數言定數然後成卦則筮定數于始卦成體于終繫詞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以

蓍始于數而數無定名卦成于爻而爻有定體也易有三則所立之名不同也筮有九則所筮之事不一也自一曰巫更至九曰巫環鄭氏皆讀作筮理宜然也九筮之名蓋古有其書如逸書之類其書既不存于後世則其文不可得而考矣特先儒以意緣會而推之筮更謂遷都邑也筮咸謂筮衆歡否也筮式謂筮制作法式也筮目謂事衆筮其要所當也筮易謂民衆不說筮所改易也筮比謂與民和比也筮祠謂筮牲與日也筮參謂筮御與右也筮環謂如環人筮可致師否也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者兼用卜筮而尊龜焉故後之吉凶取斷于龜故也夫物生先象而後數卜筮則先筮而後卜者蓋先象而後數者自幽而出乎明也先筮而後卜者自明而稽乎幽也上春相筮則筮有美惡亦如龜矣龜用元龜則筮亦相而擇其善者焉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

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

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于天地應于物類蓋人之生受命于天地賦形于陰陽則其精神往來與陰陽相為流通而禍福妖祥成敗得喪之見于吉凶者由夢以占之固無所逃矣掌其歲時者掌占夢之歲時也歲時之所建固不同矣或在寅或在卯之類是也時之所運固不同也或曰為春或曰為夏之類是也其者指物之詞指其所夢之歲時故曰掌其歲時天地之會先儒謂建厭所處之辰也陰陽之氣先儒謂休王前後也然則天地之會有升降往來陰陽之氣有盈虛消息歲之所建時之所運既有常數矣然後天地之會可以觀陰陽之氣可以辨日月之運星辰之

次可由之以占夢之吉凶焉此占夢之官所以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而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與正夢者謂平安自夢以其非噩非思非喜非懼而神非有所變故謂正也以平安自夢為正則噩思寤喜懼者變也噩如周書噩噩之噩辨察之意也謂心有所辨而後夢也思夢謂心有所思而後夢也寤夢謂寤時而夢如狐突夢太子申生也喜夢謂心有所喜而後夢懼夢謂有恐懼而後夢夫六夢雖有正變之不同然皆精神之所感格故吉凶皆可預以占之于其吉也則由正道以應之于其凶也則修正道以禳之先王設官使之占夢豈徒然哉將以避凶而之吉永正厥事如此而已此其所以識感變之所赴而事至則知其所由然也與日月星辰在天者也六夢在人者也在人之夢必以日月星辰占之而後知其吉凶者所謂在人者庸詎知其非天耶惟遠者知通為一而後可以語此

季冬聘王夢獻吉夢於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難毆疫萌亡耕反難乃多反

占夢王官也其所占者以王為主王者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者也吉凶與民同患而已王之于民吉與之同患惟恐其弗得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所以與天下同其樂也以凶與民同患惟恐其弗去故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難毆疫所以與天下同其憂聘問也主夢而占之吉則獻于王也吉夢在王而所以祐其吉者則在天拜而受之所以尊天舍萌于四方謂舍菜以祭四方之神也蓋吉凶之萌寔兆于夢因舍菜以祭焉故謂之舍萌于惡夢而舍萌以祭所以求其吉而欲其和也故謂之贈贈送也難者所以難鬼神之為厲疫者而毆之也于季冬既舍萌而贈惡夢然後令始難而毆疫者蓋内無釁

然後自外而至者可索而毆故也方相氏掌以時難
則占夢所令者方相氏也夫占卜祈禳人情之所不
能免也先王因人情而制禮則獻吉贈夢禮所不可
無然教在其中矣蓋人之精神往來與天地陰陽相
為流通故其夢與天地陰陽日月星辰相應而為吉
凶各以其類而至詩以熊羆為男子之祥以虺蛇為
女子之祥以魚為年之豐以旟旐為室家之衆而其
意為若合符節所謂以其類至者也知此則可以言
性命之理矣然禮有先後有緩急緩其所先而急其
所後區區夢卜此名彼故老訊之占夢所以見刺與
眡祲掌十煇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
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
曰想掌安宅敘降正歲則行事歲終則弊其事鑴思隨反隮子

分反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又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蓋自其異而觀之則天人異位宜相遠而不相及自其同而觀之天人同流宜相應而不相遠先王于天象必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所以和同天人之際而使之無間此眂祲之官所由設也賈氏謂日旁氣為煇十煇自一曰祲至十曰想大率皆由旁之氣也故總以十煇言之煇之字從火從軍以合幷為光暉散為煇離為日為火故也物反為妖兆見為祥妖祥者吉凶之方萌吉凶則妖祥之成事故觀妖祥然後吉凶可辨焉氣祥謂之祲以日旁之氣相侵也形本謂之象謂氣在日旁未成形也鑴如童子佩鑴之鑴謂旁氣刺日也監如王啟監厥亂之監謂雲氣在日而臨日也闇謂晝晦成日蝕也瞢謂日無光也彌如彌縫之彌謂氣貫日敘如時敘之敘謂雲有次序在

日上也隮如朝隮于西之隮謂虹氣見日旁也想謂雜氣有似可形想也十煇雖皆日旁之氣而其狀貌不同而妖祥吉凶所繫有不同不可以不辨此眂祲掌之所以又有法也掌安宅叙降者謂人睹妖祥之氣則有不安其居者眂祲則掌以其法為之安其居處也又為叙其妖祥而降之使知備其凶而應之吉若保章氏降豐凶之祲象是也正歲則行事者行安宅叙降之事以豫告于下也歲終則弊其事者蓋十煇之法以天占人也弊其正歲所行之事以考其占之中亦所以既廩稱事與然言弊而不言會則不可會弊之而已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

人尚其口以接鬼神示謂之祝大祝祝官之長也大宗伯事鬼神示以其禮故曰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大祝事鬼神示以其辭故曰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若夫王則事鬼神示以其道者也然道非體不立非辭不通此宗祝之職皆所以佐王事鬼神示者也先王中心陳信于鬼神示而其誠不可見大祝以辭薦信于鬼神示然後可以祈福祥求永貞矣夫天所祐為福福所兆為祥鬼神示之所為也大祝則祈之祈求有所斷也蓋福莫長于無禍能斷然後可以延之故曰祈福祥歷年之永得正命謂之貞歷年正命人之祈禀也大祝則求之求者彼有所祐而此求之也蓋天命明哲命歷年皆在人修之而已則有可祐之道然後可求也福祥出于神永貞本乎命先王所以祈求之者雖曰因人情所不能免然亦不可以茍矣則所以祈福祥求永貞固有道矣福祥者天事也永貞者人事也故先之以祈福祥而繼以求永貞聖

人之所以和同天人之際而使之無間者也餘見傳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

鬼神示之于人幽明則異域彼此則異勢疑若不可同也然與人異域而同理與人異勢而同情大祝掌六祝之詞以祈之其詞之所祈可以使同無異也此所以謂之同鬼神示與左氏曰鬼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聰明神依人而行則神之視聽與人同矣正直依人而行則神依之好惡與人同矣又且壹焉則與人同道人之所取捨神亦取捨焉視聽之理好惡之情取捨之道既與人同則吉凶不遠于人矣六祈之詞何為而不能同乎自非通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狀烏能與于此蓋凶禍灾變人之所惡也祈求

鬼神亦而去之福祥永貞人之所欲也祈求鬼神亦而降之鬼神亦去其所惡從其所欲雖幽而無異于明雖無形而無異于人此所謂同之也然而先王于鬼神合其吉則同鬼神固有道矣大祝之六祈其以陳信于鬼神亦而已類合其類而祭之若類上帝之屬造即其所而祭之若造于祖之屬禬以會福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之屬禜灾若春秋祭禜之屬攻以治去其害若翦氏以攻禜攻之之屬以詞責之謂之説若庶氏以攻説禬之之屬先王所祈如此亦以吉凶與民同患而已彼于禍福之際固未數數然也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

以言達意之謂辭易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太玄曰觀其施辭則其心之所欲者見矣蓋禮之文待辭而

後著禮之情待辭而後見明以通乎人幽以通乎神皆有待乎辭則上下親疏遠近皆待辭以通此大祝所以作六辭也上下以分言親疏以情言遠近以勢言幽而神明而人皆有上下親疏遠近故也求福之祭曰禱禱求有所延賽禱之祭曰祠與春祠同詞為主故也命以言命之使禀也誥以言告之使從也會謂詞之施于會衆之時也誄謂言其實而誄之也命誥誄言其事之辭祠會禱言其詞之事然則命用于祠故一曰祠二曰命誥用于會故三曰誥四曰會誄用于禱故五曰禱六曰誄詞之有命者若少牢饋食禮筮尸命曰孝孫某用薦歲事至于嘏主人則曰皇尸命工祝致多福於汝孝孫是也會之有告則若士師五戒二曰誥用之于會同是也禱之有誄若子路請禱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是也雖然有非祠而命事者若行人協詞命是矣有非會而告者若伊尹申告于王是矣有非誄而禱者若張老善禱者矣故分

言六詞焉

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齍音咨

以實命物使有所辨則謂之名因名命物使無相害則謂之號是名為實之賓而號為名之美稱也致其美稱所以尊之乃禮之敬文也神號所謂皇天上帝也鬼號所謂皇祖烈祖也示號所謂后土地示是也牲號牛曰一元大武之類是也齍號黍曰薌合之類是也幣號幣曰量幣之類也神示鬼為之號者所以致其尊也牲齍幣之為號者所以致其敬文也

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

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絶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衍音延炮白交反擩而泉反繚音了又音料共音恭注同

飲食必有祭先王所以仁鬼神而不敢忘也蓋飲食者人之大欲存焉昔上古之時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非所以養生也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以炮以亨以炙以為醴而養之具實始乎此而先王豈忘本哉孔子言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而況于王乎則大祝之辨九祭皆祭食之法而先王所以仁鬼神者尤致其詳矣命祭玉藻所謂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也衍祭取尸祭之餘尊而祭之也少牢饋食云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以授上佐食以綏祭所謂綏祭即墮也蓋尸祭之餘將受嘏亦尊而祭之也炮包物火之如封人所謂毛炮之豚而八珍亦有炮豚牂則炮祭蓋取是而祭也

周祭曲禮所謂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也徧祭則周矣故謂之周祭然亦有所謂不祭者焉魚腊醬湇以其非物之盛則在所不祭也振祭儀禮所謂取肝擩于鹽振祭也擩祭儀禮所謂取菹擩於醢祭于豆間也絕祭儀禮所謂取肺坐絕祭也繚祭儀禮所謂右取肺左卻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也然則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非若絕祭直絕之而不循其本也共祭膳夫之授王祭肆師饗食之授賓祭也凡此九祭其度數固不同而先王用之無遺禮者以有大祝之官辨之而已

辨九㩼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㩼六曰凶㩼七曰奇㩼八曰襃㩼九曰肅㩼以享右祭祀㩼音拜稽音啟襃音報

其體衆出而進退以自通于所致者拜也故卑之于
尊賤之于貴與夫自敬以上欲通其致敬之誠未有
不用拜者矣非特是也舜拜臯陶之歌禹聞善言則
拜太甲之拜首稽首伊尹武王之拜首稽首周公以
至獻民數獻吉夢獻賢能之書而王皆拜而受之此
又自尊自貴以屈服其體而通致敬之誠於其下也
禮之情大小輕重固不一則拜之儀多寡低昂有不
同大祝因其事以辨之而已此所以有九辨之别也
稽首拜而頭至地也頓首拜而首叩地也空首拜而
頭至手也振動謂戰栗變動之拜也吉拜謂吉事之
拜拜而後稽顙也凶拜謂凶事之拜稽顙而後拜也
奇拜一拜君所以答臣襃拜襃音報報謂再拜拜神
與尸享獻也肅拜謂俯下手軍中拜也成十六年郤
至三肅使者是也凡此九拜或用之于接人或用之
于接神享尊在已上者右尊在已右者此用之于接
人或脩物以祭或致道以祀此用之于接神故曰以

右享祭祀

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禋音因

大禋祀事天神之大者也致其精以祀故謂之禋祀大肆享事人鬼之大者也致其敬以享故謂之肆享大祭示事地示之大者也致其察以祭故謂之祭示言示則天神人鬼可知矣王于天神人鬼地示所致如此則大祝之陳信于鬼神宜有以攝之故使執明水火而號祝明水以鑒取水于月明火以遂取火于日至潔而清明者也惟潔為能草汚而物莫能染惟清為能察物而物莫能濁惟明為能燭理而物莫能蔽以此而號祝則禋祀而天神降肆享而人鬼格祭祀而地示出豈特王之致精致敬致察之效與大祝陳信而無媿詞不為無補矣所謂號則六號之屬是也先號而後祝則號致焉而後祝也鬼神示之號則尊

神而致之也牲盛幣之號則敬神而致之也禋祀肆享祭示皆禮之大者其事特嚴焉先期于致鬼神示而後以祝通其意故先號而後祝若夫小祝甸祝詛祝之類皆是也祝號者盖小祝掌侯禳禱祠之祝號甸祝掌表貉之祝號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説禬禜之祝號皆其事之小者故先祝而後號然則小祝大師掌釁祈號祝亦先號後祝同也盖大師亦國之大事故與禋祀肆享祭示之大禮同也

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來瞽令臯舞相尸禮既祭令徹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相飯贊斂徹奠言甸人讀禱付練祥掌國事 隋許規反 渳彌爾反

國有大故天烖彌祀社稷禱祠隋尸祭之餘守祧所謂藏其隋是也釁以牲血禦妖釁若小子釁邦器是

也逆牲則二祼之辰王出廟門而迎牲則大司樂所謂牲出入則奏昭夏是也逆尸則向祭之晨王出廟門而迎尸則大司樂所謂尸出入則奏肆夏是也隋釁逆牲逆尸皆以鐘鼓爲節大祝則令鐘鼓而已右謂尸食而侑之大祝亦令鐘鼓故亦如之大司樂言尸出入先于牲而大祝逆尸在迎牲之後者蓋先逆尸而後迎牲事之序也大祝以詞事神所以接神而親之也牲以天産致味行吾愛敬而親神者也故以牲而先于尸來瞽令臯舞者來瞽則樂師詔之大祝來之也相尸禮則延其出入詔其坐作也既祭令徹蓋九嬪贊后薦徹豆籩樂師帥學士歌徹内宗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然則大祝令徹者令九嬪之屬而已大宗伯曰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薦豆籩徹蓋后雖不與而九嬪之屬亦與徹事焉言甸人讀禱者甸師喪事代王受青烖必有禱詞也大祝于甸人讀禱則言于匶使知焉以生事死以存事亡也付練祥

掌國事者付音祔九喪虞卒哭而有祔祭也十三月小祥而練二十五月而大祥祔也練也祥也皆大祝掌國事國有大故天烖彌祀社稷所遭謂之故大故則兵寇之大者也天烖謂之烖則水旱疫癘之類也大祝則彌祀社稷禱祠彌與小祝彌烖兵同彌所以止之也方其祈之則有禱及其賽禱則有祠皆大祝掌之也

大師宜於社造於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於四望及軍歸獻於社則前祝大會同造於廟宜於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造七報反舍音釋

宜造類皆祭名求有所利則謂之造合聚衆神之類而祭之謂之類宜于社造于祖在國內之禮也設軍

社類上帝在國外之禮也國將有事于四望則軍行所過山川之禮也及軍歸獻于社則反而獻功之時也前祝則大祝前羣祝也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以王之合諸侯于國外故也反行舍奠所以告知與然大師陰事也故先社而後祖大會同陽事也故先廟而後社此其序也

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禁督逆祀命者頒祭號於邦國都鄙

大宗伯曰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令此言建邦國則惟建邦國為大封矣故詩之賚言封建諸侯亦曰大封于廟也先告后土則后土大示故先告之也詩言封于廟則先告后土後封于廟也用牲則以天產致味所以祭之也用幣則以人事致敬所以禮之也大宗伯不言用牲幣則以大祝見之也然必以大祝言之

者則以大祝辨牲幣之號故也禮莫差于僭莫僭于祭故有其舉之而莫敢廢有其廢之而莫敢舉凡邦國都鄙之祀皆命于王焉故禁督逆祀命者之祀而弗祀非所命而祀焉皆謂之逆祀命非所命而祀則在所禁命之祀而弗祀則在所督也頒祭號于邦國都鄙則頒其所得用之祭號也蓋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而名號者先王所以命其實者也又安可以假于人哉故天子之所用者諸侯不得僭諸侯所用者大夫士不得僭所以嚴其分也後世曲禮既廢季氏之旅泰山三家之以雍徹孔子所以病之也

周禮詳解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詳解卷二十三

宋 王昭禹 撰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烖兵遠辠疾

大祝掌六祝之詞以事鬼神示則祭祀之大者也非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皆祭祀之小者也大祝祝官之長以下大夫為之故所掌者大小祝祝官之貳以中士為之故所掌者小侯以侯福禳之將至者也禳以却禍之方來者也禱先事而求之也祠以後事而報之也言小祭祀將事而繼之以侯禳禱祠之祝號則

小祭祀所奉祀者亦祝號而已故并侯禳禱祠言之也祈福祥則大祝所謂吉祝也神之所為謂之禍福天之所降謂之烖祥耗則為禍行則為福逆則為災美則為祥祈福祥則欲有福而無禍有祥而無災也順豐年則大祝所謂順祝也豐年出于天先天而致之者王也後天而順之者祝也逆時雨寧風旱則大祝所謂年祝也時雨以俟而知之也故逆之風旱陽亢之過也故寧之彌烖兵遠辠疾則大祝所謂祀祝也災天患也兵人難也故彌以止之辠自貽之毒也疾癘氣之作也故遠以避之凡此莫非神之所使也

小祝掌侯禳禱祠之祝號則為之侯福而卻災先事而求後事而報固其宜也然則祝者陳信于鬼神而無媿詞者也于是六者豈徒尚其虛拘之文哉蓋人事盡矣則所以相之者小祝之官與有力也不倫其本而從事其末則祝之者豈有補哉傳曰有德之君內外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逆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

矣是以鬼神用享國
受其福祝史與焉
大祭祀逆齍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凡事佐
大祝大喪贊渳設熬置銘及葬設道齍之奠分禱五祀
大師掌釁祈號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於社凡外内
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齍音咨盥音管
齍盛王所以親耕而自致者在是考大祭祀小祝則
逆之所以尊之也五官奉牲而六宮之人奉齍則牲
事尊于齍矣故大祝逆牲而小祝逆齍盛大者其事
畧小者其事詳故大祝逆尸而小祝送逆尸送徃而
迎來也不曰迎而曰逆者猶逆暑謂之逆所以尊之
也盥所以致潔沃尸盥則尸盥而為之沃也贊隋則

大祝所謂隋釁而小祝則贊之也贊徹則大祝既祭令徹而小祝于徹又贊之也贊奠司尊彜奠爵而小祝贊之也凡事佐大祝以其職主于貳大祝故凡事皆佐之也大喪贊渳則王始崩大祝以肆鬯渳而小祝贊之也熬熬穀也喪大記所謂熬君四種八筐是也設熬則設于棺旁所以惑蚍蜉也銘銘旌也銘旌者識之使不忘焉檀弓曰銘明旌也蓋以死者為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及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者道齎之奠謂行奠也既夕禮所謂設大遣奠是也分禱五祀則分遣奠之牲體以禱五祀者也蓋王生在宮出必告五祀故將葬而行以禱之也王有七祀而此止言五祀則司命大厲王平日出入未嘗告焉故也大師掌釁祈號祝則左傳所謂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之也蓋軍行殺牲以血釁鼓以禦妖釁而求其所斷焉故謂之釁祈小祝則號啟焉而後祝也有冠戎之事則保郊保神壝之在郊者

祀於社不在郊無所事故祀之而已保郊所以防患祀社所以弭兵大祝以大名官故所掌皆事之大者小祝以小名官故祭祀喪紀會同軍旅皆掌其事之小者焉尊卑之辨也

喪祝不解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於祖廟禰亦如之師甸致禽於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於祖禰乃斂禽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甸音田貉莫駕反舍音釋屬音燭禂音誅又音禱

甸與田同以包地而田則謂之甸甸祝掌田之祝號而已故甸祝名官貉師祭也設表以祭故謂之表貉甸所以教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表貉以祭甸祝則掌其祝號也師甸皆以遷祖行視民以用命也見新

傳師甸用師以田也師甸致禽於虞中乃屬禽山澤之虞也及郊饁獸者司馬也舍奠於祖禰則由田而祭也斂禽斂而入于公也禂牲則欲牲之衆大也禂馬則欲馬之强壯也禂牲馬之祝號皆甸祝掌之故曰皆掌其祝號餘見傳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

歃血自明以詔明神者盟也以言相與要之鬼神者詛也類造攻說禬禜則大祝之六祈也夫先王之于民治之以信則上不敢為欺道之以正則下不敢為偽不正者莫從也不信者莫與也于其所不能免者然後因其情而為之節文焉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詛祝之于祝號如此非矯正也不然則君子屢盟亂

是用長侯詛侯兕靡屆靡究與列國之盟詩人所刺而春秋所以譏也盟詛之詞載之于策則謂之盟詛之載詞國之信用謂王國為載詞以使人信而用之而有先後之叙故曰以叙國之信用邦國之用此也則有劑焉以信其約故謂邦國之劑信既約之于神而又有劑焉以信其約如此則民之欺偽無敢施矣謂之信用謂之劑信則以信之由中出者盟詛亦以輔其自然而已苟自信不足而盟詛之詞亦安用哉

是豈先王之意乎彼荀況不明乎此乃曰盟詛不及先王之人也又安足與言周官之政事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恒祭祀則共匰主及道布及葅館凡祭事守瘞凡喪事掌巫降之禮匰音丹葅子都反瘞於例反

國語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以字法考之巫之字從工從二人從工者通上下也從二人者人為人交神也覡之字從巫從見女為人交神盖以弗覿其見也巫而已盖神降之在男曰巫在女曰覡通而言之皆巫矣楚語之言則是而其謂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則誤矣神降之然後在男曰巫在女曰覡故男巫女巫皆不隊為員數司巫則為羣巫之長故掌羣巫之政令雩旱祭也陽亢在上阻陰而旱帥巫而舞雩所以動達陰中之陽也帥巫女巫也不言女則以女巫見之造舞恒造其祈禳之恒事也恒久也其所造事災弭而後止焉非頃而已故謂之恒也主者神所依匰承主之器也道布則所設之布屬于几也故中霤禮曰以布為道布屬于几蒩者以茅為蒩而藉也館茅之器也凡祭事守

瘞謂祭地示埋牲玉也方祭則守之祭已則去之已上皆神所依而待用者也故使司巫掌其事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筭春招弭以除疾病王弔則與祝前衍音延弭與彌同

祝與巫皆事神者也祝則以詞而通神也巫則神所降而依之也故巫所以佐祝凡祝所掌之祀禮而巫則掌降其神也此所以掌巫望祀望衍也望祀謂凡祝所祀之神男巫則望而降之也望衍衍謂尸祭之餘尊而祭之也九祭之衍祭是已男巫于衍祭亦望而降其神也授號謂授祭者以祭號大祝所辨六號是也旁招以茅謂以茅旁招四方所祀之神也必有茅者謂其體順理直柔而潔白所以通神明之德者當如此也冬堂贈謂歲終設祭于堂以贈送鬼神之為不祥者與贈惡夢之贈同也無方則惟巫之所之

無筭則惟巫之所用以巫能制神處位而神所降焉故也春招弭以除疾病者招謂招福祥弭謂止禍祟夫福莫長于無禍故招福祥必有以弭禍祟而招弭之道莫先于一身之安强故又繼以除疾病也王弔則與祝前者與喪祝前也蓋于喪祝言王弔則與巫前後知其為喪祝也于男巫言王弔則與祝前後知其為男巫也必與祝前則祝與巫聯事故也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旱暵則舞雩若王后弔則與祝前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暵呼旱反）

求神以去凶禍謂之烖祓除之類也除舊以致新謂之除若以除疾病之類是也釁則以血塗器厭其妖釁浴則以香草薰浴去其汙穢若此者歲時有之而女巫則掌之也陽干時為旱旱甚為暵旱暵以陰中

之陽不上達陽中之陰不下垂而固陰故不雨而旱暵雩以祈雨也女陰物舞陽事舞女以助達陰中之陽也用物則以接神焉國大旱則舞雩矣又徧焉故司巫帥舞旱暵則不至是也故女巫舞之而已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者易曰知鬼神之情狀蓋鬼神之情與人同非歌以樂其神則不足以致神非哭以感其情則不足祈哀有歌有哭然後可以請福而除烖也必以女巫所以懷柔之而已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 治直吏反

六典八法八則之書大宰既建之矣而大史又建之以逆邦國官府都鄙之治者蓋建者作而立之也大宰以道揆者也大史以法守者也以道揆則所建者法之所自出也以法守則所謂建者書之所自成也

史以掌官書為事大史所謂建則特作而立其書焉
以道製法有不與焉邦國官府都鄙之治其所逆者
非一也所治在大史則大史之所逆也所治在司會
則司會之所逆也所治在小宰則小宰之所逆也非
大史司會小宰所逆然
後大宰以典法則待之

凡辨法者考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
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灋
不信者刑之

上之制下以有法也其書皆藏于大史有疑者則使
之辨于大史而考之不信者是謂非法其刑之宜矣
夫天子制法其下守法是宜承式而行謹度而循苟
辨而不信是奮其私智將至于亂法矣然則考其辨

法所以伸其在下之情刑其不信所以杜其奸辨之源矣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蓋六官所藏約劑有登于司約而藏焉者大史藏焉則以貳六官所藏及其所登者而參考之故也約劑所以輔信令又從而亂之則倍信而奸偽滋啟其書而正之不信則奸偽可知刑之所取也司約不信者服墨刑大亂則殺亦以約其罪之重輕也

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

易之革曰君子以治歷明時蓋時以作事始乎治歷時以厚生始乎明時生民之本於是乎在先王由是以人占天因時以授事以天占人序事以及時以數作歷知辰以辰知星以星知日以日知月以月知歲年由是而正矣以事係日以日係月以月係時以時係年則事由此而序矣頒之于官府都鄙及是時也

凡歲者自成然後數備則數以期言也凡言年未成熟可以數計則年之不足于期也歲則若馮相氏所謂十有二月廩人以歲之上下數邦用是也年若春秋書年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是也周官之事有畢歲而序者故必正歲有不必一歲而序者故必正年若歲終則廢置則周歲而可知矣歲其可以不正乎若三年大比則不必三期矣年其可以不正乎正歲年則王以因乎天以序事則下以成乎人上以因乎天之時下以成乎人之事或頒于官府或順于都鄙國之事時定矣然後可以及邦國故繼之以頒告朔于邦國也

頒告朔於邦國

先王之興人事未甞不因于天時則授民事時寔王政之所急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都鄙授事時

于王國也須告朔于邦國授事時于侯國也道之在天日月之運星辰以紀之先王為之歷以推其數為之象以占其運積日以為月積月以為時積時以為歲凡四時之運以朔月為之始而政事之行以朔月為之首故須之于邦國而諸侯則以所須藏于祖廟朔則告廟而受行之如此則邦國之諸侯莫不以倫待時以時興事而無先時不及之患玉藻曰諸侯皮弁聽朔于大廟吉月必朝服而朝則古人重朔如此而文公始不視朔此子貢所以欲去告朔之餼羊然使子貢之說遂行則當時之人有不知告朔之禮者也此孔子所以譏之曰

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也

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道之在天運而有日月以之而有星辰日月星辰其行也有常度其動也有常數變象見于上則人事興

于下先王由是歷象日月星辰以授人時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其餘則歸之閏是閏者所以定四時而成歲也夫閏非四時之正而四時不得不正然歲月日時蓋有常矣而置閏則無常無常者變也有常者待是而後成王于是乎居門以門者一闔一闢之無常而利用出入有常者待是焉故也蓋有常以為利無常以為用者天道之自然王之所為蓋以體天而立道也王于四時春則居青陽夏則居總章秋則居明堂冬則居玄堂其居固有常矣至閏而居門凡以明此而已玉藻曰閏月闔門左扉立於其中然則王之居門也豈一朝一夕而已哉凡以應天而已則不可以不終月終月者以成其事也大史則詔王而已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大史為能知天道故使之詔王焉揚雄曰十九年而七閏天之常也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一歲凡十二月除月之小者而計其餘積三十二月而適得一

一月之數故三年而一閏五年而再閏八年而三閏十年而四閏十三年而五閏十六年而六閏十九年而七閏自此推之則有往來不窮之運則王之居門非特取其有一闔一闢之變而又以其有往來不窮之運焉則大史詔王居門大法固已存于不訖之間矣惟王消息盈虛與時偕行而已

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大遷國抱灋以前大喪執灋以涖勸防遣之日讀誄凡喪事攷焉小喪賜謚凡射事

飾中舍筮執其禮事與大師之大音泰舍音釋

大祭祀與執事卜日者執事大卜之屬也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前期十日而太史與大卜之屬卜日者以史主占墨故也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者羣執事則凡有事于祭者皆是也祭之事則繁矣具載于禮書之文故讀禮書則按其文之所載而協其事羣之所當共者也以史主書故也位常者貴賤之位有常處也執書以次位常亦以史主書以書敘其所當居之處也法者上之所以制下也辨而不信則其罪宜重故刑之事者下之所以事上也辨而不信則其罪宜輕故誅之誅之者以言責之而已夫法者道之顯于可陳之閒事者道之散于有為之際聖人以道制法史能屬法之詞以為書而已聖人以道御事史特能屬事之詞于其書而已然此以是考之而彼不疑其所行彼以是應之而此不疑其所立則

其于辨法辨事也又孰禦之哉如其不然辨法而不信則是謂亂法亂法者無善政辨事而不信則是謂敗事敗事者無成功欲求免先王之刑誅蓋不可得矣夫辨法辨事者先王設官置吏考之如是之詳且審故其盛時無一法之不行無一事之不舉若挈裘振領之順若運臂使指之易則其故不爲小補矣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則其書掌于大史故也餘見傳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則行人所謂廟中將幣三享是也蓋諸侯將幣有三享之禮而王于受授之際其儀亦多矣故大史執以詔王亦所以協其禮是也大師抱天時與太師同車者太師掌以聲而知天道者也太史掌以書而知天道者也抱天時謂抱以知天時之器也太師于大師則執同律以聽軍聲故太史與太師同車以知天道者同也大遷若盤庚之遷都是也法謂司空營國之法大史抱之先至其所也大喪執法以涖勸防者勸防謂行匶也勸勸力勸

防防傾覆喪祝志大喪勸防之事大史執法以涖之
而已遣之日讀誄者遣謂柩將行祖廟之庭大奠也
誄所以潔其行而人之道成于此大史故于遣之日
讀之曾子問曰王誄稱天以誄之然則大史讀誄大
師師瞽作謚王之誄謚成于天道故也鄉射禮曰君
於郊射則閭中于竟則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然則
中形為兕虎閭鹿之屬而鑿中以盛筭明善射多筭
則能勝物而制之以為用也凡射事使大史飾中則
以史掌官書而佐中也舍筭則以主計書為職也各
以其類而已執其禮事則以禮書皆掌于大史故也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
諱大祭祀讀禮灋史以書序昭穆之俎簋大喪大賓客大
會同大軍旅佐大史凡國事之用禮灋者掌其小事卿

大夫之喪賜謚讀誄奠音定

邦國之志謂志其土地風俗之書掌之以備王之觀覽也誦訓掌道方志則非徒掌之又道之于王也小史于邦國之志則掌之而已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父子相代謂之世世世之所出謂之係奠係世以知其本所出辨昭穆以知其世序凡此皆有其書小史則奠而辨之也忌謂先王之終日諱謂先王之名忌則其所不爲諱則在所當辟故有事皆詔王也然則出行則詔所忌祭祀則詔所諱矣大祭祀讀禮法則大史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是也俎以盛牲簋以盛粢其先後有序多寡有數小史掌敘之而其序俎簋則以大史與羣執事讀禮法爲節故也小史所以佐大史而掌小事也故言佐大史掌其小事也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

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會天位馮音憑相息亮反

掌歲月辰日星之位而名官曰馮相氏者蓋無體無色則不可相凡有體有色者皆可得而相馮歲月辰日星既有位矣其氣之升降其物之隱顯莫不有可見之相馮其相為可馮而先王立官因得以辨叙事焉此所以謂之馮相氏掌十有二歲者謂太歲左行於地行十有二辰歲移一辰是也十有二月謂斗柄所指之月建十二月而一周也十有二辰謂自子至亥是也十日謂自甲至癸是也二十有八星謂自角至軫是也叙事謂春作夏訛秋成冬易厥民析因夷隩之屬其在事各有先後之序也天位謂星鳥以正仲春星火以正仲夏星昴以正仲秋星虛以正仲冬之屬其在天各有所居之位也夫馮相氏之辨叙事所以授人時也非會天位則不知四時之正故言辨其叙事則曰以會天位言授人時必取正于天故也

叙事異宜故言辨天位總衆星之所聚非特合之而已故言會夫天有自然之位順之則成逆之則敗順之則為福逆之則為禍蓋陰陽之運造化之機有數存焉于其間安可不務哉此馮相氏所以辨其叙事以會之也然馮相氏辨而會之羲和之事也而以中士為之列于春官之屬也者蓋帝者天道也行天道以治人故天道致其詳王者人道也行人道以奉天故人道致其異時異二事故也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叙辨皮免反

日月之運乎天也相推而為晦明相繼而成晝夜一往一來一升一降其照臨有象其躔有數其象為可占其數為可步雖周天遲速之不同先王因推其象數而得以土圭度其景之至否而辨四時之叙矣且冬至日在牽牛景丈有三尺夏至日在東井尺有五寸此長短之極也故冬夏則致日春分日在婁而月

上弦于東井下弦于牽牛秋分日在角而月上弦于牽牛下弦于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否也故春秋則致月春秋冬夏氣皆至焉則是四時之叙正矣典瑞所謂土圭以致四時日月者謂此也然日為陽而實故致於長短極之時月為陰而闕故致於長短不極之時各有所主也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

物相雜曰文文之成為章日星之變動昭回於天其垂象有見乎章而章之所示有吉凶妖祥之不同人則因而保之此掌天星之官所以謂之保章氏蓋吉與祥固在所保而妖凶則亦有以保之使不為灾禍焉然則章之見于自然者天也保之成于使然者人也先王設官亦以和同天人之際而使之無間矣掌

天星者掌天與星也所謂日月之變動五雲之物十有二風皆天也所謂星辰分星者皆星也星有贏縮日有明晦月有盈虛其變動無常也而天下之妖祥禍福遷運于下者寔隨之矣則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者則王政得失可由此而知之也于日月星辰言變動則知所謂遷者亦變動也蓋變動以象言也遷者以推移而言之也夫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仰志日月星辰之變動則考之天也俯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驗之于人也天人之相與間不容髮天人之相感至不旋踵象見于天則在人之事以形于下事修于人則在天之象以應于彼官謂之保章豈苟然哉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分扶問反

星土則分星之十二次分屬九州也十二次雖分十二土然合而言則為九州而已九州之分域不同而皆有所主之分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以觀妖祥則分星所主在其地者妖祥兆于天故也以所主之分星而觀之則九州之妖祥灼然可見矣十有二歲星也太歲為陰左行于地歲星為陽右行于天十二歲而一小周焉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占其見之相有逆順盈虛伏見進退之不同而妖祥著于天下矣分星經星也故有所主之封域歲星緯星也異于分星則無常主矣故以其相觀天下之妖祥

左傳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此蓋以其歲之相觀妖祥之效也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

陰陽分而為五行章而為五色五雲之物則雲之有五色也數有吉凶時有水旱則降豐荒之祲象所由著也于數有吉凶于時有水旱則降豐荒之祲象使人預知而為備氣象謂之祲形本謂之象則保章之所占或以其氣或以其象故也傳言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為備者凡以此歟言降豐荒之祲象則與眂祲所謂敘降同矣蓋下其說于國使民知之故謂之降事未至而使之備患未生而使之防先王所以仁民可謂厚矣

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

十有二風風之生于十二辰之位者也蓋天地六氣合以生風艮為條風震為明庶風巽為清明風離為景風坤為涼風兑為閶闔風乾為不周風坎為廣莫風八風本乎八卦傳曰舞以行八風謂此也四維之

風兼于其月故艮為條風而立春亦曰條風巽為清明風而立夏亦曰清明風坤為凉風而立秋亦曰凉風乾為不周風而立冬亦曰不周風故風八變而言之又謂十二風也風生於天地之和氣以風察天地之和和則無事矣不和則命乖別之妖祥以告人而使之知所備焉乖則異而不同別則離而不通萬物之氣故也蓋以陽名陽以陰名陰凡氣之同者無不應鼓宮宮動鼓角角動凡聲之同者無不應至于天地何獨不然哉于豐荒之祲象言降于乖別之妖祥言命者皆命降之也命謂書而告之降謂下而示之先王所以戒諭于民者如此其至又孰不知先事而備哉

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志日月星辰之變動而吉凶可辨也辨分星之地域而九州之妖祥可觀也占十有二歲之相而天下之

妖祥可觀也驗五雲之物而豐荒之祲象可降也察
十二風之和而乖别之妖祥可辨也此之謂五物于
凶荒乖别之政所以當救者則以詔于上于救政之
事所當先後緩急者則以訪于下政不失所救事不
失其叙則可以轉凶而為吉矣又况其無凶者乎可
以止妖而致祥矣又况其無妖者乎吉凶妖祥雖不
同而先王所以有救政叙事者未嘗廢故曰知天之
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惟天有以示人惟人有以
奉天修其誠足以應其情正厥事足以格其變此所
以能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
而使之
無間也

周禮詳解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詳解卷二十四

宋 王昭禹 撰

内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枋本又作柄兵病反治直吏反

夫上下之分有道揆有法守大宰有八柄詔王馭羣臣者明道揆于上而所掌者非特法守而已内史掌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者謹法守而下而道揆有不與也謂之八枋之法則其所掌者法而已謂之王之

八枋之法則法當自王出故也枋亦柄也大宰言八柄則以道揆者操之而惟我所為陽之正也丙之陽有時也有方也其執為有方其釋為有時矣內史言八枋則以法守者其執為有方矣非若陽之正能執而能釋也大宰言詔王馭羣臣則疾徐進止制于上而大宰有同于君道故也內史言詔王治而不言羣臣則以內史者有司之事而治則在王于馭羣臣非所宜矣餘見大宰新傳

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掌敘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

上以道制而下守之則為命上以命使之而下稟之則為令國法國令有正有貳內史掌其貳而已故曰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所主在治也以逆會計則所主在財用也蓋以人為而凡有所正者皆政

也通上下而凡有所為者皆事也政有善惡之殊事有當否之異則不可以不攷也積月計而為日成積日成而為月要積月要而為歲會一歲財用之計謂之會計會計有是非之辨有實偽之別則不可以不逆也內史于政事以法令之貳攷之則其善惡當否猶白黑相辨也于會計以法令之貳逆之則其是非實偽猶一二之可數也政事又安從而廢弛于闇黮之間乎會計又安得而混淆于鹵莽之際乎夫法令之正所以施之於其終則內史執其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者其效不為小補矣敘事謂事治之先後也納謂納言于上者書所謂納言是也訪謂訪事于下若書所謂王訪于箕子是也敘事之法所以詔聽其事受納訪所以詔聽其情而其法之所掌則皆先尊而後卑先貴而後賤先上而後下先大而後小此其所以謂掌敘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也宰夫以六敘正羣吏之治亦若此而已

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

諸侯者邦國之君孤卿大夫者在朝之臣亦或諸侯之臣也策以竹為之命以為之節故以策命之也祿有十于卿者有倍于大夫士者賞賜或以土田或以車服或以罷物方以木為之祿及賞賜則以仁之故以方出之也然義以方列名之曰方則亦有義存焉耳四方之事書謂下以事而書以報之于上也言讀四方之事書次于策命之後則事非命不立故也王命謂王言之出下稟而行之者也內史載而書之言書王命次于方出之後則命非祿及賞賜則不行故也遂貳之則書其副而藏之以待有所攷也蓋八枋

之法明則慶賞刑威之政舉方此之時君子進為上小人退聽于下則法由之而立令由之而明治由之而詔爵祿賞賜足以誘天下之善良然後下之事達于上其利可得而知先王命之施于下其從違可得而致矣則內史所掌如此不亦宜乎

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使所吏反

書曰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蓋合而言之則上出而為命下稟之則為令別而言之則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若天之命是也因是而告之者令也若四時之令是也命後世所謂制也故內史書之則以出于上者為主令後世所謂詔也故外史書之以告于下者為主外令則所謂國令也外史掌書之而

內史則執其貳謂之外令則別于女史之內令也掌四方之志則下以知風俗之所尚也掌三皇五帝之書則上以攷古昔之所行也書名者字也所以正名百物故謂之名焉其位則有上下內外終始前後中偏左右之異宜其形則有衡邪曲直耦重交折反缺倒仄之異制其聲則有發歛呼吸抑揚合散虛實清濁之異用其義則可視而知可聽而思先王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者此其本也則外史之達書名于四方又豈有異政殊俗之尚哉達書名于四方則書名制于王而作私名以正名者不得而作也若以書使于四方則王使人于四方也

外史書其令則掌外令故也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灋令焉掌贊書凡數從政者 治直吏反 數所主反

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所謂六典以治邦國八則以治都鄙官成以待萬民之治是也其法則冢宰以道制之其命則御史掌之故以贊冢宰為職也凡治者受法令焉則若九賦九貢九式九兩之類有其法也而御史掌其令而治之法令皆書于此而凡治者即是而受也掌贊書則書于簡冊者御史贊之也凡謂計其總數也數謂數其折數也一二三四之謂也凡則如師掌官成以治凡之凡同數則如旅掌官常以治數之數同凡數從政者謂以凡以數而從政者以凡以數而從政者御史皆掌而攷校之則以凡與數皆載于書故也若後世之御史掌班簿亦古之遺法歟蓋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之在官者莫非從政者不可以不知其登下多寡之計故有凡數也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叙之以治

其出入

掌公車之政令而名官曰巾車者蓋巾設飾之物也車入為車別于名官百工之事而巾車之所掌則設飾為主故也自王之五路至庶人乘役車以上皆典于公而非私車也故謂之公車辨其用謂玉路以祀之類也辨其旗物謂玉路建大常之類也等謂差其上下敘謂次其先後則以治其出入是故有先路綴路次路之名焉

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

錫音陽樊步干反斿音留

王之車皆謂之路者老子曰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之主惟王大則有大物者也所以

馭物而乘之者不可以不大矣有往來不窮之通有殊塗同歸之會而有趾者得是而成功此其車所以謂之路也門謂之路門寢謂之路寢馬謂之路馬皆是意矣路車以王所乘為主而其賜諸侯則以路車者蓋王所乘之車而賜諸侯所以為主之厚意也諸侯乘之亦所以順王命也故詩有路車乘馬之辭焉錫以介圭亦若此也玉路以玉為飾也玉德之美也溫潤而澤比德之見于仁縝密以栗德之見于智垂之如隊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德之見于禮樂者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孚尹旁達德之見于忠信者王乘玉路示其德之美而能馭萬物也備德之美然後可以格神而享之故玉路王乘之以祀建大常者日月天之明星辰天之精相代而成晝夜相推而成歲時此天道之常也王建大常示其能立於道而能屬萬物也備道之全然後可以格神而寧之此玉路所以建大常也先儒以謂眉上曰錫謂馬面當顱

刻金為之詩所謂鉤纓鏤鍚也動則有聲所以養王聽也樊馬大帶也纓馬鞅所以羈馬也皆以五采飾之所以養王明也樊纓十有再就大常十有二斿倫大數也

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斿其依反

金路以金為飾也金雖堅剛化而不亡然其為物也因型而從革以譬則義之和也盖其形堅剛所以為義其材從革所以為和今夫剪裁以有斷刻制以為成求方與之為方求圓與之為圓惟治之所鑄大叩之則大鳴小叩則小鳴唯物之所感豈非其義之和歟大旗象春其績交龍以譬則仁也然則金以飾路義通其和矣建以大旗仁以接之矣以禮賓以封同姓固其宜也何則諸侯之于王莫非臣也然有所謂尊之而弗臣者焉莫非親也然有所謂踈之而弗親者焉以賓禮見之則賓之而弗臣也以同姓賑之

則親之而弗跡也茍非和義而輔以仁君臣之情孰自而通乎此所以致義之和而且以仁接之也鉤婁頷之鉤也以金為之金路無錫有鉤而已樊纓九就則降之于玉路也

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朝直遥反

象路以象齒為飾也象南方之獸具致用以鼻而不以口肺為金而開竅于鼻致用義之譬也其齒堅強而不撓立體以義之譬也其色潔白而不雜為色以義之譬也其齒則堅而文生其文則縝理而直達則為文固有辨矣建以大赤禮足以示之矣以異姓賑之則非若異姓之尚親也尚非辨義而輔以禮君臣之分孰自而嚴乎此所以致義之辨而且以禮示之矣朱謂以朱飾勒也樊纓七就則降金路一等矣

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

革路鞔之以革也革所以扞内而蔽外義之制也大白象秋正西方之物惟白為能受采則以義受之之譬也不以義制非不足以威衆非所以服遠也不以義受則不足以畜衆非所以懷遠也然則革以鞔路義得其制矣建以大白義足以受之矣以即戎以封四衛固其宜也蓋能以義制而不能以義受則不足以即戎蠻服以内之侯謂之四衛欲其扞外而蔽内且有所受焉即戎之類也故封四衛亦以此龍先儒讀為龐謂以白黑飾韋雜色為勒也條讀為條謂以條絲飾樊纓也五就則降象路一等矣

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前子踐反鵠戶篤反

木路不飾不鞔其質則木而已木發生于東方仁之質也木路則以譬仁之施也大麾象冬正北方之色也于行為水于物為精智之象也然則木以為路仁得其施矣建以大麾智足以服之矣以田以封蕃國

固其宜也蓋田不以禮則暴殄天物非所以為仁蒐田以時則仁如騶虞而王道成則田事貴仁可知也蕃國在九州之外不及以政亦仁之而已然能以仁施而不能以智服之則不足以制度而防不虞之憂故大田之禮以簡衆而習戰蕃國之諸侯威以制之而惟世一見而已是皆以智服之也仁以施之則足以致生養之恩智以服之則有以防不虞之變木路之建大麾仁智兩全矣前先儒讀為翦謂以淺黑色飾韋為樊也鵠纓謂以鵠色飾者為纓也祀以德故建大常奉天道之象也有德為能忘焉賓以仁故建大旂大旂有升降而不為亢固賓之道也朝以禮故建大赤臣以宣布著見事上而君亦以是准焉固朝之道也即戎以義故建大白田以智故建大麾且夫白之為色正秋也以即戎則宜莫盛于秋矣大麾之為色正冬也以田則宜莫盛于冬矣餘見傳

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重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蓋重直龍反繢戶對反鷖烏兮反翣所甲反

重翟謂重翟雉羽為車兩旁之蔽也厭翟謂不重次其羽使相近也朱總謂以朱飾繒為飾著馬勒直兩耳也錫面則以錫飾馬面也勒面謂以韋為當面飾也繢總謂畫文為飾也安車無翟飾也彫則彫之而已鷖總謂以鷖色為飾鷖青黑也青黑鷖陰乃所以安之也故安車用鷖總然則白者陰之中黑者陰之至禕衣白而韋陽適以可蔽則青黑鷖陰以陰在下承陽非安而何翟居不重不厭以翟飾車之側也貝面則以貝飾勒之當面也總組則以織組為總也輦車則以人輓之以行也容謂車帷蓋謂車蓋有翣以

御風塵羽蓋
以翳日見傳

王之喪車五乘 不解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

庶人乘役車 篆直轉反縵莫干反棧才產反

服車謂服事者之車也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然則自孤卿以下皆非論道經邦之任但務末以贊治効力以佐王作而行之而已故其所乘之車以服事名之鄭司農云夏赤也篆讀為圭瑑之瑑夏篆以采篆飾車也夏以五采為飾篆以藏義為文以不羣為德而貳公弘化者孤也故乘夏篆以象文德之隆也觀其摯執皮帛而取其有炳蔚之文章則其文德之隆為可知也夏縵亦五采雜畫但

不篆耳孤與卿皆以文德事上者也然其文則有隆殺之別焉故卿乘夏縵所以明文德之畧也未繪以無文為縵樂以非朝祭為縵則車有五采而無篆文比于有篆文者為縵矣觀其摯用羔而飾之以繢則其文不及孤之炳蔚可知矣墨之視夏為質而幽而大夫降于卿一等故其車墨而不采以其文不若卿之著也古者五十而仕始命為大夫服官政則大夫正以服事為主而墨則取其智之貞固足以幹事也棧車則素質而無飾矣士降于大夫一等而其職止于事人而已則其文固不足道也故乘棧車考工記曰棧車欲弇飾車欲侈墨車以上皆飾車棧車無飾則為淺所見惟質而已矣役車鄭氏謂方箱可載任器以共役然謂之乘則非特以載任器而已夫貴而孤卿賤而庶人率皆參稽其德位之隆殺以為之制度以立之差等則德不稱焉有所不用也位不稱焉有所不用也上不得以偪下下不得以僭上雖有桀驁

者不敢干也雖有覬覦者不敢越焉乃所以正名分之大而杜竊擬之端歟

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凡賜闕之毀折入齎于職幣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及墓嘑啓關陳車小喪共匶路與其飾歲時更續共其弊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

散素旱反遣弃戰反從才用反

良車與良喪之良同謂其質之甚善也散車與散樂之散同謂其非法度之所用也自役車以上皆在等者其用固有常矣餘或良或散惟所用而已固無一定之常也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者計其完弊多

少也唯賜無常唯上所用故闕而不會至尊不可以有司之法制之也毁折謂乘公車而有毁折而入其直也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者蓋鷄人嘑旦以詔百官巾車鳴鈴以和之也必使鳴鈴巾車則車有和鸞相應之象也鈴之字從令蓋鈴在旗建旗出令者亦受令者也命物出令者君也雞人叫百官若鷄司晨

以物自然隨天時而已巾車鳴鈴以應之

以致令繼焉車臣道也致令繼焉臣事也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大賓客亦如之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說書鋭反　從才用反）

巾車之官掌王及后之五路矣而典路又掌之者蓋冬官造車以授巾車巾車則掌設飾之而王及后之

所乘者又入典路使別掌之也蓋車之為物備六等之數通三才之義其載足以有行其圓足以利轉通上下而乘之者也上下雖通乘而等用則有別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均乘車也而度數法制精粗多寡所稱之德則不同惟王與后之車獨備物焉此所以設典路之官而其職獨嚴事至尊故也故巾車名官而典路名官蓋謂之車則上下所通乘謂之路則主于王車而已王之五路自玉路至木路是也后之五路自重翟至輦車是也實既不同則不可以不辨其名色既不同則不可以不示其物用謂出說謂止也大祭祀出路出玉路也夏官趣馬職掌駕說則典路所謂贊駕說者贊趣馬也傳言雞鳴而駕日中而說此駕說之辨也大喪出路則非喪車也出所陳之路焉如顧命大路在賓階面綴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是也大賓客所出者金路而已亦贊駕說故曰亦如之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

路從者王乘一路而典路以其餘路從行非特衛至尊而亦所以華國也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大喪廞革車大射共三乏萃七內反廣古曠反苹薄經反輕遣政反

物叢出而供之者僕也故僕之字從人業盖使人而貴者逸事人而賤者勞也其職然也車僕掌五車之萃供物而事人故以車僕名官戎路巾車所謂革路也革路用之以即戎故又謂之戎路廣車左氏所謂乘廣也宣十二年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廣然則車十五乘則謂之一廣也闕車則左氏所謂斿闕也楚子使潘黨率斿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則以其為斿車補闕者故謂之闕車也輕車則孫武

所謂馳車也孫武書曰馳車千乘又曰輕車先出其
側者是也蓋用之馳敵致利非輕則不能充其任故
馳車又謂之輕車苹車蓋輜車之有屏蔽者也故其
守從畱畱茀也茀蔽也凡此五車皆戎車也故各有
萃萃隊也易曰萃聚也蓋聚則有萃矣必各以其萃
則以其車之出入卒伍進退皆習穆焉車僕則幷其
萃而掌之也即戎之車王之所乘于戎車為尊故獨
曰戎路而巾車亦掌設飾之也車僕之所掌則五車
之萃與凡兵車之所用者皆掌之也凡師共革車則
師之所用者其車皆以革輓之也會同則亦如之所
謂不失倫也大射共三乏之者乏待獲者所居也于文
反正為乏之正受矢者也乏之則反之故謂之乏必以車
僕共三乏者蓋戎以致敵用于有事之時而射則習
于無事之時有所待而防患也故其事如此而已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

為旃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旜之然反隼息允反旐音兆旞音遂

掌九旗之官而名之曰司常者日月為常王所建也而九旗莫尊焉謂之司常主于尊者而名之也旗各有物物所以色之所謂通帛雜帛之屬是也旗各有名所以命之所謂旂常旗物之屬是也各有屬謂自王而下其名臣各有所屬建旗則使其屬視而知所從也以待國事謂國有祭祀師田賓客之事自王而

下皆有所建之旗司常掌其物名使其屬視而知所從則以待其所用也日月往來未始有常而謂之常者惟其無常乃所以為常也日月為常天道之運也王建大常則志天道也易曰見龍在田君德也龍利澤物美能養人其德則仁也交龍為旂君德之用也諸侯建之則志君德也然諸侯在國則有君道在朝則有臣道以其有君道故一龍升以其有臣道故一龍降焉此其旂所以為交龍之象夫成事仁也而仁必以義成之故旂之字從斤以人君所建以帥衆宜以義辨為言也通帛為旜純赤而已赤之為色宣布著見于文從亶義可知也孤卿建旜以其近王宜亶以事上也雜帛為物則無赤白焉陰陽之義也大夫以智而帥人士尚志以事上也然皆物其所屬則一陰一陽曷可少哉物物者上之道也物于物者下之道也王所事者道士所事者事士之賤也嫌于不能物物故取名于物蓋其所建亦使人無為而已此物

之字所以從勿者乃其義歟然物莫不貴陽賤陰則
帛之雜不如通之貴矣熊虎西方之物也熊以其毅
虎以其猛義之屬也師都謂孤卿之為軍將者也師
都建旗則以猛毅致其義而用衆也旗之字從其天
數也得天數乃能知變可期物使迺已熊虎西方止
而左右物所期也故謂之旗焉鳥隼南方之物也鳥
以其速隼以其摯禮之屬也州里州長所治也州里
建旟則以摯速致其禮而衛士也旟以師衆而有其
與也故其字從與鳥隼南方為有與也故謂之旟焉
龜蛇北方之物也龜以其完蛇以其果智之屬也縣
鄙謂縣正鄙師也則完果致其智而戢斂也旐畢者
所建兵事兆于此而龜蛇北方物所兆也故其字從
兆而謂之旐焉夫先王制軍自旅以上乃有旗故旅
之字從㫃言有旌旗而可以指撝也故鄉遂所建自
縣鄙以上而已全羽為旞以全而遂之為義析羽為
旌以析而生之為義蓋道以全之為遂析之為生故

也餘見傳凡遂官降鄉官一等以州里建旟縣鄙建旐推之而知其然也旟旐以上言建則以人所建也旌旞言載則在車故也覲禮所謂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皆就其旂而立則凡祭祀會同賓客建焉不必在車也掌九旗之物名以待國事者司常也大閱則大戰武事而司馬主兵故于大閱而頒其物則以司馬為主而司常則贊之而已盖辨旗物之用正掌于治兵之官而司常則無所贊及國大閱則其事繁矣辨鼓鐸之用則如振旅辨號名之用則如茇舍辨旗物之用則如治兵故司常得以贊司馬而頒之也

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

皆畫其象者畫其象于旗也或象其事或象其名或象其號如天之垂象以示人使知所從焉謂之象也官府各象其事則畫六官焉象其所掌之事而書之也州里各象其名則畫州里之官焉象其官名而書之也家各象其號則畫其家邑之象焉象其美稱之號而書之也事以其所治言名以其所命言號以其名之美稱言官府異事所畫象其事然後足以相别州里及家則無異事故所畫象其名號以别之也司常言各畫其象司馬言各書其事則書詳于畫矣畫其象則必書其事可知也特詳畧之辨爾師都州里縣鄙類也而州里居中焉言州里則師都縣鄙亦象其名從可知矣

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賔客亦如之置旌門大喪共銘旌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

旗䉂之甸亦如之凡射共獲旌歲時共更旌

祭祀以事神賔客以接人師田以用武皆衆之所會故建其旗使其屬視而知所從焉文事以祭祀為主而賔客亦如之武事以用軍為主而甸亦如之會同在國外也故置旌以為門即掌舍所謂帷宮設旌門是也置以植之設以飾之置旌門者司常也受而設之者掌舍也凡軍事建旌旗者軍事以旌旗作其衆且有進退故建之及致民則置之而已無所事建也蓋作而立之之謂建植而立之之謂置止而仆之之謂之䉂此其辨歟凡射共獲旌者服不氏曰以旌居乏而待獲獲旌則服不氏唱獲所持之旌也司常則共之而已言凡射則三射皆有獲旌共旌䉂則更

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於國正都禮與

其服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壝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於國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

宗典祀者也掌都祭祀之禮謂之都宗人則以公卿王子弟所食采謂之大都小都故也掌家祭祀之禮謂之家宗人則以大夫所食采謂之家邑故也夫節莫差于僭僭莫僭于祭故季氏之旅泰山而孔子病之則掌祭祀之禮在所尤謹也比都宗人家宗人所以皆先之以掌祭祀之禮也祭祀之致福于國者歸王以其福也蓋都家之所食其福本于王之所施則下之報上于此乎見矣夫禮所以定尊卑別貴賤辨

親疏而明分守也而僣亂之生其儆常起于衣服之間則正都禮與其服者又不可緩也掌祭祀之禮斯有以事神神矣正都禮與其服斯有以治人矣幽有以事神明有以治人則宜若人難而天不能灾矣而先王思患而預防之人難天灾有不能免者則所以待之有其具矣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壝所以待人難也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所以待天灾也以其掌祭祀之禮則所以保羣神之壝而令禱祠者固其職也小祝言若有寇戎之事則保郊則都宗人與小祝保神壝之在外者也小祝言保郊此言保羣神之壝相脩也祀所以馭其神必命之祭然後祭則祭之命上所出旣祭反命于國則逆祀命者蓋無有也都宗人家宗人其典祀一也言之或詳畧互見之而已見新傳然都宗人先正都禮與其服而國之大故禱祠次之言正禮服于無事之時然後大故可以禱祀也家宗人先國之大故禱祀而掌家禮與其衣服

後之者言雖國故之時所以掌其禮服之禁令者亦不可廢也所以相為先後終始歟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居紀慮反鬽眉祕反

序官曰凡以神仕者無數以其藝為之貴賤之等所謂掌三神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者皆以其精于藝者為之也國語所謂明神降之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者是巳三辰謂日月星之所次也三辰之法則推日月星之次舍皆有其法也猶如詩所謂允猶翕河之猶猶所以圖之也猶鬼神示之居謂以圖天神地示之所居也蓋鬼神示雖幽無形聲可測然皆麗于陰陽則不能無所居也辨

其名則辨其所命之名也辨其物則辨其色之物也
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惟有情狀則不能無名物
也然必圖之以三辰之法者蓋天道之大在陰陽而
三辰者陰陽之精鬼神示皆不能違乎陰陽而由陰
陽之精以推之則其居可圖也蓋辰者星所次星者
日月所舍日循星以進退者也月應日以死生者也
日月星謂之三辰者以其所次舍而言之也三辰之
運其消息有氣其著明有物其進退有時其贏縮有
數一升一降一出一入一往一來鬼神示皆以其象
類從焉然則鬼神示之居與其名物可猶而辨之者
不過推此而已易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
化而行鬼神蓋天地之數不過乎五行五行之數皆
本乎陰陽以五行之數且足以制鬼神而行之則由
陰陽之精以猶鬼神示之居又奚不可哉昔神降于
莘周內史過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是
亦以三辰之法猶之也以冬至日致天神人鬼陽故

也以夏至日致地示物彪陰故也人鬼為陽則以對物彪為陰故也人死則為鬼物死則為彪凡以神仕者于冬夏之日至致天神人鬼地祇物彪而祭之者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焉故也禬所以會國之凶荒民之札喪則欲在天者無凶荒在人者無札喪故也夫祈禳梗禬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先王因情而為之典禮凡以與民同吉凶之患歟

周禮詳解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詳解卷二十五

宋 王昭禹 撰

夏官司馬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

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凡軍制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輿音餘行戸剛反注

同

先王制官以探本設司以伺末政非夏官也而謂之夏官者政以禮為本也此之謂探本政官也而謂之司馬者政以馬為末也司至于馬則政官所司皆舉矣此之謂伺末物各當其分之謂平邦政之所施則强不得以侵弱衆不得以暴寡小大高下莫不各當其分矣此司馬所以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也大司馬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而政典亦曰以平邦國者蓋政典之為書以平邦國而王之為政亦以

平邦國而已蓋政者正也以政為體以平為用惟平者然後能正此王之為政所以期于平邦國也夫馬者甲兵之具而王政之所重也故自夏官之卿一人以至于中士十有六人皆以司馬名官則政官之所司其事悉矣夫政以兵為大兵以馬為急故名官以司馬然其官有尊卑之殊則其所掌不能無輕重之辨故政官之正以卿一人為之其官謂之大司馬言大以別小也政官之貳以中大夫二人為之其官謂之小司馬言軍則以率衆也輿司馬以上士八人為之則卑矣所正者乘載之事而已故名官以輿行司馬以中士十有六人為之則尤卑矣所正者行列之事而已故名官以行凡此皆尊卑之別也自大宰而下其徒皆百二十人而司馬之徒獨三百二十人者以政官之所掌以軍旅為主則其徒不得不多矣夫萬有二千五百家為鄉凡起役徒無過家一人故以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鄉故六軍大國三鄉故三

軍次國二鄉故二軍小國一鄉故一軍且天子六鄉六遂此獨言鄉者蓋鄉主教而國以鄉為主故也書曰魯人三郊三遂然則諸侯之國亦有遂矣且先王因農事以寄軍令文教武事皆出乎其中射御寓于禮干戚寓于樂會什伍而教道藝無非軍政也因田獵而選車徒無非軍事也居聯其家而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聯其人而為伍兩卒旅師軍故六鄉之官皆折衝禦侮之人六鄉之民皆仗節死難之士左之而文無不宜右之而武無不有方其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其不敢惰者皆卿大夫之才及其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其能濟之者皆將帥之職此其所以為將為帥為卒長伍長之屬皆取于卿大夫士而足矣先王之時所以守則固戰則克德足以柔中國刑足以威四夷者由此道故也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

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
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
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
事大以和邦國

謂之邦國之九法則以九法所施以邦國為主而無
所施于王畿故也以道制法者王以法立事者臣故
掌建邦國之九法者大司馬其職也以佐王平邦國
則使强不得以侵弱衆不得以暴寡以九法所以正
之等之作之維之糾之任之用之安之和之如此也
苟扆乎此然後九法施焉則王之于平邦國豈遽加
之以刑辟之威哉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者以田為界
畫幾出入焉者畿也度土而居之有大者亦有小者

封也制畿則有侯甸男采衛之別封則有公侯伯子男之異自王畿之外其畿皆不過乎五百里自大國百里而下而小國不過五十里如是則大無并吞之强小無侵凌之患而地之小大正矣設儀辨位以等邦國者著乎容物而有義存焉者儀也人之所立而不可易者位也設儀則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或以九以七以五為之節也辨位則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也如是則上不偪下下不僭上而人之上下等矣進賢興功以作邦國者以成德為行謂之賢興事造業謂之功賢者進之而無所蔽則王制所謂諸侯有功德于民者加地進律此以賢進之者也有功者興之而無所抑則僖二十八年晉侯有功王命尹氏冊命之此以功興之者也賢者進而無所蔽則人莫不懋于德功者興而無所抑則人莫不懋于功而人材由此作新矣所謂作者與詩所謂遐不作人書所謂作新民之意同也建牧立監以維邦國

者則大宰所謂建其牧立其監也九州之牧建之于上而使有所統諸侯之監一國者立之于下而使有所承則萬國由此維而相比所謂維者與詩所謂紼纚維之者同也制軍詰禁以糾邦國者軍以包敵禁使無犯制軍則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隨其國之大小而制之也詰禁則或施于國或施于軍或施于刑或施于誓隨事而以言詰之也制軍而有以包敵詰禁而使之無犯則邦國由此糾而不散矣施貢分職以任邦國者利上治已而以職供者貢也有所受而聽乎上者職也貢以物言之施貢則各以其所有職以事言之分職則各以其所能施貢所以任其財也分職所以任其力也此之謂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者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大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一鄉所以處民也簡謂選其強弱稽謂攷其多寡簡其強弱稽其多寡然後衆可用故曰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者諸侯為天子守土則均

守者均其地守也匡人達法則匡邦國則平則者平其八則也都鄙守也非無守也以邦國為主邦國非無則也以都鄙為主地守既均則遠近各適其勻無相侵奪之患矣八則既平則高下各當其分無或僭忒之愆矣邦國于是安而無危故曰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者比小則使大國比小國也事大則使小國事大國也以大比小則有以致其樂天之仁以小事大則有以致其畏天之智如是則諸侯親四隣睦邦國和而不乖矣故曰以和邦國先制畿封國以正其地之小大然後六者並見新經

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

之外内亂鳥獸行則滅之 馮皮冰反眚所景反 壇音善行下孟反

王之于邦國平之以九法然有違乎此然後加之以刑辟之威此九伐之法所以行焉夫政者正也九伐之法所以正邦國之罪惡而使之歸于正也此所以謂正邦國歟馮弱犯寡則眚之者以强陵弱謂之馮弱以衆暴寡謂之犯寡如是則詘其爵命削其土地使其强更弱其衆更寡若人之眚瘦然此所以正其馮弱犯寡之罪也賢宜任之以在位者也賊之則傷于義民宜養之使就利者也害之則傷于仁傷于仁義則萬民之所疾也故會萬民授兵馬使致其伐若伐木然此所以正其賊賢害民之罪也内則暴其臣民外則陵其四隣暴其臣民則非君國子民之道也陵其四鄰則非睦乃四隣之道也是又諸侯之所疾也故會諸侯為壇馬命以伐此以正其暴内陵外之罪也野荒則以奪農時而地不治民散則屈民力而

民不安其為罪也以有其地而不能治故削其地之大而使小焉此所以正其野荒民散之罪也負固則恃其地之險阻不服則逆命以叛乎上其為罪也以有其地而不肯服也故進入而使其地所以正其負固不服之罪賊殺其親則不仁者也然而恩有隆殺罪有輕重正之以服屬之法則罪可知矣放弑其君則不義者也義莫隆于君而賊義謂之殘故殘而殺之以其罪重故也犯令則違上之命也陵政則干上之法也故杜絶而伐之以犯令陵政無朝事之實故也外内亂則滅人道也滅之則既滅其身矣又廢其嗣以其使人失世類乎無人道故也然先王之時其所封建以為諸侯者莫非賢也邦國之君又安有罪惡如九伐之法所正者乎蓋先王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思患而豫防之故制為九伐之法使政官之長掌之焉于布政之正月則又縣于象魏而使之見徇以木鐸而使之聞布于邦國而使之守雖至治之

世不能無嵬瑣自庬以干先王之伐者非徒不欲而必不敢非徒無與而又無助也則九伐之法除惡于冥冥之中正邪于形聲之外者豈小補哉周之盛時九伐之法雖有存豈嘗試哉設之使知懼而已非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于此哉

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歛之

遠之邦國近之都鄙內而萬民于正月之吉大司馬布政而使之守埀象魏而使之觀上馬者知所稟而犯令陵政者不得作下馬者知所從而設私立方者不得萌下有法守庶人不議則政其有不行乎然政之事民可使由之故縣于象魏所以顯諸仁政之神不可使知之故挾日而歛之所以藏諸用記所謂政

如日月之神者豈非以其示人也昭然有象及其運行不息則物烏得知其然哉

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天地之大而裂為四方四方之遠而裂為九畿其內外有制其遠近有辨其封域雖不同而所以服王之

事則一而已故九畿又謂之九服畿言其有界畫服言其服王事也九畿之籍則以其界畫書而載于籍也經界既定然後政官所以推而行之者其職可施于是乎有以服邦國矣九畿之籍以正其封疆為主書之圻父溥違詩之祈父刺宣王皆指司馬而言之也凡言國者皆諸侯之國也所謂施邦國之政職者諸侯之國也所謂千里曰國畿者則王國而已天子之畿千里以天事言之則所以象日月之晷也以人事言之則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也自國畿之外以封諸侯者皆以五百里為限而命名皆有義焉侯畿者以言扞外而蔽內者也甸畿者以言井牧其地什伍其民也男畿者以言致力而事上也采畿者以言服事以奉王也衛畿者以言奮力而衛內也自侯畿謂之中國所謂疆以周索也蠻以言其慢夷以言其易鎮則如四鎮之鎮以安鎮中國為主也藩則如藩屏之藩以屏蔽中國為主也自蠻畿至藩畿謂之四

夷所謂疆以戎索也以禹貢攷之方千里曰國畿則禹貢所謂甸服也甸服面五百里則爲方千里矣蓋面畿經言之而方以折計之故也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則禹貢所謂侯服也以下蓋皆見新經蓋時異事異故其制名與其多寡之數亦不同矣且禹貢自甸服至荒服凡五千里而已故書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以周官攷之而五服之外又有蕃畿則周公之時廣斥其地復增五百里蓋周盛時物蕃人庶過于堯舜夏商之世不得不然其制聖人豈好異哉時焉而已

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下以職供謂之貢上以政取謂之賦賦以斂財以給軍為主也夫地有上地中地下地之差民有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之別其所斂之財宜有以稱之此賦所以本于以地與民之制也蓋地有肥瘠民有多寡則財賦亦隨之而有輕重矣然司徒稽人民而周知其數為任衆也故曰可任者司馬令賦為用衆也故曰可用者知其家之衆寡而後數可稽也故于稽數言其家之人知其食之多少而後賦可令也故于令賦言其地之食

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

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獘獻禽以祭社中仲同陳並去聲將帥並去聲長上聲數音朔

傳曰國雖安忘戰必危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司馬于四時之田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所以不忘戰而教民也蓋聖人思患而預防之雖無難而有多難之畏于無事而為有事之備已治矣未嘗有其治已安矣未嘗有其安國家閒暇選練訓習不可怠忽也四時教戰而謂之為田者以其養禽獸而取之以為利與田事同故也以其事言之則為圍與疆理同也攻蟄獸擒猛鳥則與耘同也度可殺然後取則與獲同也此所以習戰謂之田獘夫攻鬬而冒矢石人情之所不欲也馳騁而逐禽獸人情之所同欲也以其情之所不欲而寓於所同欲之間此人所以樂為之用而四時

教戰所以旨寓於田歟然春陽用事非兵之時故教振旅所謂入曰振旅是也振如振領之振振而整之也方其出則治之以行陣之事均服同食以一衆心則無暇平整其儀飾及其入馬則明尊卑辨貴賤此所以整之也旗所以屬衆而物之衆視而從之故致民必以旗然鄉遂之致民也以司徒之大旗則司馬之致民也以王之太常矣蓋日月為常所以象天道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則司馬致民以太常者知其教戰固有道也夫用軍之法自五人之伍推而上之至於五師之軍其先後有序其左右有局合其衆以成列陳其列以為陣而田獵之所習無非軍事也故平列陣如戰之陣平者高下如一之謂也兵以鼓作以金止而鼓鐸鐲鐃皆所以節行也故於振旅辨之道之大謂之路軍事非王所執也以道御衆而已故王執路鼓事之大謂之賁諸侯以敵王愾為事則事之大諸侯所執故諸侯執賁鼓晉以追為義

將以統衆而殺敵其事有進而已故軍將執晉鼓提鼓鄭氏謂鼓之有柄者于馬上提之以令衆也故師帥執提鼙卑者所執旅帥所率者五百人之衆其衆少矣非若師帥之為大故旅帥執鼙以其卑故也軍法自旅而上然後有旗以其非旗不足以指麾故也自旅而上然後有鼓以其非鼓則不足以令衆也卒長執鐃以止鼓也兩司馬執鐸以通鼓也公司馬執鐲以節鼓也伍長而謂之公司馬者尊而六命之卿卑而一命之士所司皆至于馬則軍事之伺末者無不舉矣謂之公司馬則以別于私人私人亦稱司馬所謂家司馬是也鼓陽也故尊者執之金陰也故卑者執之鐃以止鼓則以陽更用事焉故卒長執之通鼓節鼓則佐陽而已故兩司馬公司馬執之坐作進退疾徐疏數皆有節焉不習則不能不講則不熟故教之使習熟焉遂以蒐田者由天道而公馬則方春物生又非為苗除害之時由人道而私馬則祭祀賓客

充君之庖不可廢也故春田謂之蒐由人道而私則不可以無所擇故蒐有擇焉騶虞所謂蒐田以時亦擇其不孕然後取之蓋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殄天物于春而必田以敬而致禮也田必以擇不以禮廢仁也有司表貉貉師祭也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則有司謂甸祝祝也折民以言者誓也以誓教恤則民不忘而誓以用于軍旅為主也誓民其可已乎禁謂虞衡守禽之厲禁也鼓而圍之遂蒐田夫火弊者田止謂之弊春田以用火為主故曰火弊春非田之時其取而殺之則不若用車之密密以火之利則不若車故也然用車者亦因其焚萊之時也獻禽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也詩曰獻豣于公亦取其類之大者也以祭社者社土示也春為民祈故祭禮獨先言祭社則先王之祭祀凡以為民而已

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

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灋車弊獻禽以享礿茇蒲末反撰息轉反註讀為算礿餘若反

詩曰名伯所茇蓋名伯為草舍聽訟於甘棠之下也教茇舍者教以草舍之法焉夏物長養尤非兵時故教茇舍茇舍者草茇而舍也蓋草雖茇陰不能死兵之草舍當圖安存而避危亡故也易野車為主險野人為主撰車徒者所以具之也述事為書合驗為契讀書契者所以聲之也撰車徒讀書契皆比軍事也比軍事為將茇舍焉號名以待夜事故于茇舍辨號名之用古者晝戰則目相視故為之旗幟夜戰則聲相

聞故為之號名草舍欲其名聲相聞足以相別而已
辨號名固其宜也帥以門名者若魯有東門襄仲宋
有桐門右師是也必以門名者以門所以閤閈扞衛
而非常之要在此也師以帥衆而閤閈之變扞衛之
功折衝之機實係乎此也縣鄙各以其名者則縣謂
縣正鄙謂鄙師各以其縣鄙之官而名之也鄉以州
名則若南鄉甀東鄉為人是也野以邑名者野為公
邑之大夫以其所治之邑而名之也凡此所號名皆
所以待軍之夜事以夜則旗幟不足以相視以名相
別而已然帥以門名則將以門名可知也縣鄙各以
其名則州黨各以其名可知也鄉以州名則遂以縣
名亦可知也野以邑名則郊以邑名亦可知也其他
皆如振旅則若致民平列陣與夫以教坐作進退疾
徐疏數之節皆然矣遂以苗田則夏苗在田如草而
已為苗除禽獸之害故也如蒐之法則其他表貉誓
民鼓遂圍禁之類皆與蒐同也車弊者夏田以車為

主以物生于春長于夏以車馳逐而取之則其利密于春之用火矣以東山之詩攷之其言曰敦彼獨宿亦在車下則茇舍夜事宜用車矣獻禽以享礿則所謂以禴夏享先王也以飲為主則謂之礿以樂為主則謂之禴夏陽之盛時故或曰礿或曰禴以礿與禴皆陽之盛故也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書註讀畫獮息淺反祊音方

天地嚴凝之氣始于西南秋則陰用事兵之時也故教治兵所謂出曰治兵是也旗物以作戰也故于教

治兵辨旗物之用日月為常天道之運也王之涖兵以道而已故王載大常交龍為旂君德之用也諸侯之涖兵以德而已故諸侯載旂軍吏孤卿之為將者也以猛毅致其義故軍吏載旗師都孤卿之位衆者也以衆屬軍吏故載旜取其亶以事上而已鄉遂則鄉遂之大夫也以其無所將故載物取特物其所屬而已郊野則公邑之吏將其衆者也以完果致其智而已故載旐百官則以其屬衛王馬以摯速致其禮而已故載旟師都鄉遂無所將而不謂之孤卿大夫至稱百官馬見新傳遂以獮田者獮爾于狩矣于是土既成物廢不用事金王而殺使反一焉羅弊者鳥罟謂之羅維固隹之所係也火之利不若車車之利不若羅之所取至于隹則其利密矣以物成于秋而所取者衆故也王制曰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則秋用羅宜矣夫春用火秋用羅各因其時也致禽以祀祊者祊即詩所謂以社以方也祊兼上下之神故謂

之祀春物始生故為民祈而祭社秋物既成故為民報而祀祊其序然也社礿烝言獻禽以下見新經

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灋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

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

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摝音鹿分去聲

冬則農事既隙而講事之時也故教大閱大閱者將用而大習之也則車徒皆在所簡而所閱之事衆矣春之振旅夏之茇舍秋之治兵凡鼓鐸鐲鐃號名旗物之用無不習焉故曰教大閱羣吏者鄉師以下也戒衆庶則先事而勑之使無敢怠忽也修戰法則猶鄉師前期出田法于州里修其卒伍之類是也除草謂之萊既戒民矣于是山澤之虞除去所田之野草而為表焉為表者所以識正行列也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則四表之中積二百五十步矣左右之廣取其足以容六軍之衆虞人為表則以待事焉及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則以待民之至也羣吏以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則皆致之於司

馬馬師欲聽于一故也質明弊旗誅後至者前期既
戒衆庶矣又後至焉非不教而誅者也故後至者必
誅軍法後期者斬而此言誅則方致民也故誅之而
已以下文言不用命者斬則知此言誅未遽以死處
之也又陳車徒如戰之陣皆坐田之所習無非戰法
也故車徒之所陳皆由戰之陣焉皆坐則將為誓衆
使坐而聽也羣吏聽誓于陣前斬牲以左右徇陣曰
不用命者斬羣吏謂軍師而下也誓以折衆羣吏以
師衆宜聽而諭之也月令于季冬天子田獵以習五
戎司馬搢撲北面誓之以月令言之則誓衆者司徒
也以小司徒致之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以起軍
旅以作田役特掌其戒禁而已未嘗掌誓則記月令
者誤矣士師職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軍旅
則誓衆者士師也斬牲以左右徇陣曰不用命者斬
之大閱之所習使民以其死刑誅不如是之嚴則其
民弗為使矣然不先有以告戒之及犯而刑誅之亦

罔民也故必斬牲以徇之或左或右則左右巡行之使衆皆知也小子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則此斬牲以徇陣小子之事也然先王曷常不戒而視成哉前期戒衆庶然後後至者可誅既陳而誓然後不用命者可斬如此則民皆知避而犯者無有矣中軍以鼙令鼓鼓者旅師執鼙則鼙畢而有衆執者也莊子曰畢而不可不因者民也中軍所以將衆以鼙令鼓則明衆畢而不可不因也徒故車徒或作或行或坐或趨或馳或走或誠或譟以同欲而行以異欲而止凡以因衆而已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車馳徒走及表乃止見新經蓋先王因民之情而無所違焉所以同欲而行異欲而止上下輯睦于是乎驟馳趨走以赴敵為事驟馳者車也趨走者徒也驟言衆其足而進馳言決圍而去也徒以人言故曰趨走趨言其走之肅走言其行之速也凡此皆車徒勇于赴敵者矣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則其走鼓也有節制焉鼓聲

止謂之闋鼓戒者鼓聲以戒攻敵也鼓一闋車一發
徒一刺三而止焉以象殺敵而成于三之意也武王
誓徒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誓軍曰不愆于
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此所謂車徒之節也乃鼓退鳴
鐃而止之其卻而止從上而已夫能使下無違其上
如此則輯睦故也遂以狩田者大獲之以人守之為
取之大者以冬物成之衆也故冬田謂之狩以旌為
左右和之門者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名軍
門曰和以師克在于和故析羽為旌以道旂之則生
故也夫道合則渾而自遂未始有事焉離則散而事
由之以生矣事之大莫大乎軍事則以旌為門者所
寓之意亦已微矣羣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者羣
吏則自師都而下各帥其所屬之車徒以叙和同而
出者也叙者先後之倫也出以先後之倫則行者有
叙而不亂矣然不先正其左右之行列則將叙之有
不可得故先分左右以陳其車徒又使有司平之使

各當其分然後由左右而出者其行列皆正矣有司則鄉師也以鄉師正掌田法而修其卒伍故平其左右之行列屬於鄉師也旗居卒間以分地者則軍法自旅而上然後有旗蓋旅帥所建之旗也四兩為卒五卒為旅此旅帥所建之旗所以居于卒間以分地而調其部曲也前後有屯百步則車徒異羣相去之數也有司巡其前後者則鄉師又從而巡其行列也鄉師之職所云巡其前後之屯正謂是矣軍有車有徒平原易野則以車為主山阜險阻則以人為主以車為主非不用人也以人為主非不用車也各有所主而已先王因田獵而選車徒故詩曰東有甫草駕言行狩此則易野車為主也又曰選徒囂囂搏獸於敖此則險野人為主也既陳乃設驅逆之車者驅謂驅車也驅禽使前趨獲也逆謂逆車也逆還之使不出圍也既陳則行列正矣然後可田馬故設驅逆之車者田僕也校人則帥之而已故校人曰田獵則

帥驅逆之車則將田矣于是禱馬故有司表貉于陳前即旬祝掌表貉之祝號是也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則尊者令鼓以作之也羣司馬振鐸則卑者振鐸以通之也如是則上下同欲可以行矣故車徒皆作遂鼓行銜枚而進則所以止喧嘩也故銜枚氏軍旅田役令銜枚然東山之詩曰勿士行枚者蓋婦人欲其夫有征而無戰故以勿事行陣銜枚為事也大獸公之則所謂獻豜于公也小禽私之則所謂言私其豵也獲者取左耳雖以象殺敵而又且有智焉右耳不如左明殺敵取左耳示能致敵强使聽己且不專取左耳則效功者疑于獲一而效二取左耳以效功所以謂之馘也及所獘則田所當止之處也鼓皆駴鄭氏謂疾雷擊鼓車徒皆譟譟謂人言而譟如烏之噪也夫田獘以象勝敵而止也然一戰而勝士以之驕卒以之惰則所以名敵也故疾雷擊鼓而駴所以示勝而有戒也故駴之字從戒車徒皆譟所以示

宜靜而譟也故譟之字從喿在右凡此皆不忘戰之意也徒乃獎冬物成而多可取者衆故以徒為主凡曰田用火用車用羅非不用徒也特所主者有異耳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者聚其所獲之禽而以饁田衆茲故曰致禽饁獸于郊饁者盍而餉也

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

及師大合軍謂命將或王親征之時禁使勿為令使為之以行禁令則命將與王親征行之使無違也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以其愛人循理故以救無辜為先以其惡人之害故以伐有罪為後蓋師以安民為先無辜者衆而有罪者寡故也九伐先憑弱犯寡而後賊殺放弑其君親亦此意也若大師謂出師之時也掌其戒令則戒其怠忽與所使為之令皆司馬所掌掌則知所主也非若大合師但推而行其禁令矣卜以知吉凶大卜卜之大而大司馬涖之也主遷主社主也軍器鼓鐸之屬凡師受甲迎主于廟及社主祝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以厭妖也及致建大常者鄉師致民以司徒之大旗則司馬致民宜以王之大常矣凡此皆示其致民之命有所受之也然鄉師以司徒熊虎之大旗則示其以摇獸致衆矣司馬以日月之大常示其致衆固有道矣比軍衆則校其數之多寡

也誅後至者所以懲其怠忽也及戰巡陳眂事而賞罰則眂其鼓鐲鐸鐃旗物車徒坐作進退之事有功者賞違令者罰也師有功而旋作樂謂之愷樂愷釋而為愷故也左執律律以聽軍聲陽也故左執之右秉鉞鉞以致殺伐陰也故右執之右秉鉞示勝而不忘戰也司馬之事武王之於牧野則左仗黃鉞何也武王之事示其無事于誅故左仗之獻于社陰也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厭謂厭其冠也主謂社廟之主冠首服也王師無敗自敗而已厭其冠則以失為在己也先王之師其殺其伐其有功其不功皆以道處之如此而春秋之書救書伐書戰書克書王師敗績則異于是矣

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攷而賞誅勞力報反相息亮反與去聲屬音燭

公卿大夫之子謂之士庶子其從軍而敗績王親弔勞之死者則弔之傷者則勞之必使大司馬相之以司馬主兵故也大役謂築作城郭溝池役衆之大者也慮事謂謀慮其事也植謂王屬役人之官也左傳宋城華元為植是也要謂功程之計書也大司馬于大役與慮事則欲知其故之可否屬其植則欲知其人之多寡受其要則欲知其功之等差以待攷而賞誅則事成而攷之以行賞誅也餘見傳

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大喪平士大夫喪祭奉詔馬牲食音嗣

諸子之職曰會同賓客作羣子從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在司馬也射人之職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

耦射三侯則大射合諸侯之六耦在司馬也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者牲魚魚牲也魚謂之牲者亦生之而後殺也魚之為物柔巽隱伏制得其道然後可制而用民之象也故詩言誰能烹魚魴魚頳尾易曰包无魚貫魚以宮人寵皆以魚比民然則能制民而用馬以聚百物使鬼神賓客皆得其養政官之事也授其祭則凡能制民而用馬皆司馬以政授之故也喪祭奉詔馬牲者蓋王有成德然後能張大六師以威制天下故也立政之終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亦是意

小司馬之職掌 闕

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

軍司馬 闕

輿司馬 闕

行司馬 闕

乾隆御覽之寶

周禮詳解卷二十五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許烺

謄録監生臣雷在瓊